

八

旗

文

經



08483

八旗文經卷第六

論辨甲

誠隱郡王八音樂器說

成哲親王唐論

成哲親王駁鄭康成論族師康誥異義

成哲親王儉說

平敏郡王九河考

平敏郡王三老五更辨

平敏郡王京房考功課吏論

平敏郡王卦圖先後天論

靳輔論賈讓治河奏

靳輔論賈魯治河

八旗文經卷六

論辨甲

成德易九六爻大衍數解

成德賦論

劉淇堂邑賦役論

劉淇里甲論

劉淇設險

八音樂器說

誠隱郡王

八音之樂各從其類而制器尤宜探其體要書曰詩言志歌
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蓋生於人聲成於
樂器而宮調運於其中所以節人聲而裁樂器也古聖人初
制律呂以和五聲然後被之八音金石有厚薄重輕之差匏
竹有空窳短長之別絲音則徽柱散實以分聲調土樂則中



空容積以較度分革木雖止一聲亦皆有所由起要之莫不以律呂五音之倍半準其損益蓋絲與金石爲一類假人力以生聲者也竹與匏土爲一類假人氣以生聲者也革與木爲一類所以爲樂之節奏者也然八音之中備律呂陰陽之體叶宮調聲字之全惟絲竹爲最要何也金石之器以律呂實積容受分量較其厚薄重輕古有特鐘特磬編鐘編磬又有鋪鐘罇鐘金鐸金鐃金鐸後世變爲方響雲鑼之類其爲體也雖各不同而爲用則一器獨限一聲而已匏之器曰笙曰簧大者爲巢小者爲和又曰竽蓋古者皆以匏攢眾管而近世不用匏以木代之月令曰調竽笙篪簧則與竹音並列久矣土之器惟壎有頌壎雅壎之異樂記所謂德音之音也其聲生於空竅其分定於容積與竹音同革木之器雖不以律呂之法爲準則而其度分亦皆依黃鐘而得數記曰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和其大者爲雷鼓靈鼓路鼓鼗鼓鼗鼓晉鼓小者爲鼗鼓應鞞相鼓鞞鼓又變爲要鼓杖鼓羯鼓銅鼓國語曰木以節之上古惟祝敔後世增爲春牘又變爲拍板要之革與木皆所以應和樂之始終節奏耳夫六經所載八音備具然堂上之樂貴人聲而以絲音爲主虞書夏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樂記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唱而三歎是也堂下之樂貴人氣而以竹音爲主商頌所謂嘒嘒管聲戴記所謂下管象舞夏籥序興是也凡升歌笙入閒歌合樂未有不以絲竹爲要領者竹之聲在虛虛之多者聲濁少者聲清而多少之數定於中空之圍徑短長絲之聲在實實之多者聲濁少者聲清而多少之數定於絲綸之巨細

分度所以然者竹音之樂十二律呂爲之本相與比例推求而取其聲由於比例推求而得其數其圍徑長短加分減分總不越乎十二律呂之範圍大者用其大體本形之度分小者用其小體本形之度分而後竹音諸樂之聲字各歸於律呂之位而各應於律呂之宮調焉其器之最古者惟排簫具十二律呂之正加以二倍律二倍呂共爲一十有六管各一聲備聲字清濁之二均合於鐘磬而爲諸樂之主宰其餘爲簫爲笛爲篪爲管之屬而匏之器同施於竹其制爲筚要之其體皆自黃鐘之倍半而生其設孔也則又自律呂相和而成故備聲字清濁於器而得適於用焉蓋竹音諸樂依人之氣而生聲故本之中空容積之多寡而無與乎形體厚薄之度分也絲音之樂五聲二變爲之本相與比例折取而察其聲由於比例折取而得其分其絲綸巨細徽柱遠近總不越乎五聲二變之範圍大者用其大體本絃之度分小者用其小體本絃之度分而後絲音諸樂之聲字各得五聲二變之位而各應於律呂之宮調焉其器之最古者惟琴與瑟後變而爲箏爲筑爲琵琶爲月琴之屬琴瑟最正記有大琴大瑟中琴小瑟三禮圖又有雅琴雅瑟頌琴頌瑟之類所言體制雖殊而大絃則皆起於下徵之分取音必合於三分損益之法其聲位始正蓋絲音諸樂依人之力而生聲故本之絲綸之巨細長短而無與乎形質之大小也今列諸樂器所得之度分所應之聲字而辨其體用必使絲竹之器一皆協於十二律呂五聲二變之正而眾音之器所應宮調聲字又皆協於絲竹之音然後諸樂之大本可得而論焉古之樂器不得

其實卽今之樂器而索之律呂宮調其聲字無不符合者正由三分損益之理爲之體而隔八相生之義爲之用故也至於諸樂之器數形體孔徑度分古今稍有更變者蓋緣古者一律一呂各爲一聲而後世備眾聲於一器當其一律爲一聲則合七律爲一均而不見有餘及乎備眾聲於一器則一器各爲一均且或一均而該眾調而不見不足今古雖殊其器一也器卽不同其理一也是以聲音之微妙全在虛實之分虛者氣之所發而實者體之所存氣與體鼓動之間而天地之和應焉在氣數或闕因革而有變更聲氣之元則互古今而無新故寓諸八音而氣以行焉體以成焉推之六合之內四海之外此音同此理同也推之百世之上百世之下此理同此音同也是故不知古樂而溺於今非特不知古并不知今也必復古樂而不屑於今非特不知今終亦無從復古也爰考古今諸樂之異同詳其制於各篇之內因取八音之大綱約於一篇而總序之云爾

唐論

成哲親王

記曰春秋之元詩之關睢易之乾坤禮之冠婚皆慎始敬終云爾夫國家之所以久延與其所以墜命者莫不在於始也先王建邦立極貽謀於初服使後世子孫無或敢踰大防以答天命國於天地必有本焉國本於道道本於陰陽古之明王皆率是也有唐開國之始太宗奮英武之質定五代之亂延招羣賢思安制治可謂有爲之君矣不再世而紀綱中移本支幾盡迤及中葉逮於季世亂日常多推所施設載德於

民而惟天不畀何其速哉夫橫流之防必於其原豪末之札必於其根僭亂之弭必於其命卽事而謀之念亂而備之足以守己不足以保子孫故先王之創業也庶績未熙百工未備則以待後之人而肇基王迹薦其子孫於天以垂之世則者未嘗不自厲乎宥密之中使協於陰陽之正也以太宗之有爲不再世而女禍之亟亟於漢家豈顧無法制約禁以遺子孫哉彼其燕私之意有以大傷皇天之心故天不佑命以至斯極也舅犯之言曰始不固本終必槁落有唐之謂也

駁鄭康成論族師康誥異義

成哲親王

周禮族師有刑罰慶賞相及相共之文而康誥則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趙商以問鄭康成康成曰族師周公制禮使民

相戒之法康誥之時法未定周公以三監新叛務在寬以安天下其言如是是未審察先後經文而意斷之也夫族師所謂相及雖未斥言何罪而比長曰使五家相受相和親有罪奇衰則相及則之爲言明不麗於奇衰不相及也奇衰造言亂民之屬非不孝不睦不嫺不弟不任不恤之刑也然則周禮所載固父子兄弟不相及與康誥無異也康誥不慈不祇不友不恭不相及之文明造言亂民之相及也族師康誥相發明矣相及之法祇及五家五家之中與其謀者及知其謀不以首者及治下比也不知則不及首則亦不及同室之人與其謀者及不知者不及知而首之如自首焉免其罪知而不以首者不及體隱親也造言亂民非一人所能興也然相及之罰有所止有差故別其重輕有所止故不及其間

與其族刑不煩故可通可通故可久也而康成以爲使民相戒則是虛憲此法以戰粟其民及陷於罪情乎其書又姑易他法以圻而蔽之縣象若彼蔽罪若此莫適信從此何典也且三監叛後非亂國乎刑亂國用重典旣云爾矣康成亦曰叛逆之國謂之亂國矣乃云務在寬何不自據耶夫父子兄弟之相及其不著於經文固無論卽辨其理揆其勢亦必不行堯有丹朱瞽瞍有舜紂有微子展禽有跖安有子不祇故而逮其慈父弟不恭故而逮其友兄者哉刑者弼教者也奇衰之害教也甚故知而不首五家之長罪皆及之然而五刑之屬三千罪莫大於不孝而知而不首亦無相及者何日子之不孝有父在焉眾無與也何有於首奇衰者左道敗俗外易亂政不孝之罪罪止其身奇衰之害延於平民以言乎一身不孝罪莫大也以言乎國俗造言亂民禁莫要也由此觀之族師康誥正相發明康成之答趙商誤矣

儉說

成哲親王

事有行之終身未嘗謂之至德而所得實大者儉是也有行之而過而失之鮮者儉是也有行諸身則見其隘推諸人則見其廣者儉是也今夫爲士者學爲君子之道將以本乎孝悌忠君信友者也未及乎儉也或謂爲士者曰汝其儉百行莫尙焉則必謂其人淺之爲丈夫矣今以省嗇財用爲儉烏足以爲儉夫儉固不盡於財之端將盡於心之術故雖有嘉苗甫田則無成雖有要道多欲則無獲所貴乎士之爲孝弟忠信者貴其根於心也色極乎目聲極乎耳味極乎口淫心

荒志無所不至而修其孝弟忠信焉必無幸也是以君子有
氣佚之戒而無過慝之度莫不於此兢兢以輔成其本也吾
故曰行之終身未嘗謂之至德而所得實大此之謂也君陳
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敝化奢麗萬世同流怙侈滅義服美
於人彼夫乘肥馬衣輕裘御珍飫曳文綺者其毀家隳業可
計日待矣毀家隳業未已也競相師用又以傷敗俗化傷敗
俗化未已也狷潔不行又以干官之紀而用過乎儉則固而
已矣吾故曰行之而過而失之鮮者此之謂也漢文帝貴爲
天子富有四海身衣皂綈以韋帶劔莞蒲爲席兵木無刃諸
葛武侯謂後主曰臣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不用治
生以長尺寸又戒其子書曰儉以養德夫文帝則三代以後
之賢君莫或踰也武侯則三代以後之賢相莫能過也東方
朔所以對武帝化民有道者顧獨道其儉武侯所以告其君
教其子者亦自道其儉使文帝以代王終武侯以隴上終豈
能專用儉顯使規模宏遠乎哉而化被天下則民受其福治
秉一國則民安其生吾故謂行諸身則見其隘推諸人則見
其廣者此之謂也

九河考

平敏郡王

九河之迹著自許商商爲漢成帝時河堤都尉上書曰古記
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縣界中自
鬲津以北至徒駭其閒相去二百餘里據商所言徒駭在成
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徒駭最北鬲津最南三河旣知
其處則其餘六者以爾雅九河之次推之太史馬頰覆釜必

在東光之北成平之南簡潔鉤盤必在東光之南鬲縣之北無疑此其大略可知者也若條分而縷析之一水必指一處則記載紛如可得而述孔疏徒駭河之本道東出分爲八枝于欽謂漳河卽古徒駭以今輿地考之漳水自鉅鹿至天津入海中閩所歷皆徒駭之故道則齊乘之言似得其實太史自昔無考明一統志云在南皮縣北馬頰覆釜通典云在平原郡界平原德州也胡蘇于欽以滄州南之大連灘當之漢志云東光縣有胡蘇亭簡河正義云在貝州歷亭縣界歷亭今東昌府之恩縣是簡河反在鬲津之南謬矣金地理志云南皮縣有潔河鉤盤通典云在樂陵縣東南鬲津元和志云在安德南七十里于欽以濱州之士傷河當之自漢以來講求九河者甚詳然許商止得其三其馬頰覆釜鉤盤三河至通典始得之由宋迄明而後簡潔太史三河遂皆臚列可指以漢人所不能知者而後人考之獨詳其果可信也歟蔡注以爲或新水而被以舊名或一地而互爲兩說皆似是而非無所依據誠哉是言矣獨是蔡注亦有可議者簡潔本二河故考亭注孟子亦分之爲二蔡注乃合之爲一且議先儒不知一爲經流何其疎略之甚也徒駭爲河之本道孔疏之說甚明故班固云自茲距漢已亾其八枝則其一存者卽徒駭也豈別有所謂經流耶至爾雅釋水並無一曰二曰之文郭注於簡下注云水道簡易於潔下注云水多約潔則簡潔之必不可合而爲一也審矣今欲自實其說遂自一而數之至八若爾雅之文有固然者誣讎古人望誤來者多聞闕疑殆不如是至於九河之迹旣不可復識而王橫遂謂與碣石俱

爲海所漸夫許商所指三河見在之地今河間交河縣東有成平故城東光縣東有東光故城濟南德州北有鬲縣故城皆漢縣也則所謂爲海所漸者王橫之臆說又烏足信也哉

平敏郡王

戴記天子視學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鄭注三老五更各一人乃年老更事而致仕者也蔡邕則以三老三老五更五人且以更作叟按古者養老之禮外饗掌割烹酒正供酒彙人供食羅氏共鳩方其養也登歌清廟下管象武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冕而總干其節文爲甚繁使老更不止一人則天子所饋所酌者亦不勝其勞矣蓋嘗觀鄉飲酒禮以年之最尊者一人爲賓其次爲介

又其次爲眾賓則天子養老亦必以年之最尊者一人爲三老次者爲五更又次者爲羣老無疑使一堂之上杖履雜遞祝哽祝噎前後紛如則禮無特尊心無專敬豈所以稱教孝弟之意乎考漢明帝時以李躬爲三老桓榮爲五更安帝時魯丕李充靈帝時袁逢皆嘗爲三老魏高貴鄉公時以王祥爲三老鄭同爲五更後魏孝文時以尉元爲三老游明根爲五更後周武帝時亦嘗以于謹爲三老雖其禮未必盡合乎古而歷代相沿老更之各一人彰彰明矣至陳氏禮書又謂建國必立三卿養老必立三老故禮曰三公在朝三老在學三公非一人則三老五更不當爲各一人矣按禮運三公在朝向上尙有宗祝在廟句老必有三豈宗祝亦有三乎今以三公三老對舉其說似可據試連宗祝句讀之則三公自三

三老自一不得以彼而例此也然則其以三五爲名者何也
據鄭注云取象三辰五星或曰三老知天地人之事五更知
五行更代之事蓋皆不足深究云

京房考功課吏論

平敏郡王

黜陟之典載在於虞書者甚詳周禮冢宰歲終令百官府各
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三歲則大計羣吏之
治而誅賞之京房言古帝王以功舉賢則萬化成瑞應著宜
令百官各試其功此其意未嘗不善乃卒病于煩碎而爲眾
所排者何哉蓋天下事貴持其大綱得其人以行之而眾目
自不勞而治當房之時考課之法行之已久房願獨矜爲一
家之學上其弟子任良姚平願以爲刺史試行其法而房復

八廣文經卷六

論辨甲

十

通籍殿中爲奏事以防壅蔽此其所陳必有異乎人者矣史
文簡略無由稽其得失然大都煩碎之病房實有之宜有以
來讒慝之口也昔晉泰始初務崇理本杜預以爲疑心而信
耳目疑耳目而信簡書法令滋彰官方愈僞莫若去煩就簡
委任達官各考所統此蘇洵所謂用力少而成功多法無便
于此者也使房能因任自然勸天子綜覈名實揚清激濁雖
文景武宣之治不難以漸而復乃除爲郡守遠離左右遂懷
憂懼汲汲以乘傳奏事爲請據涌水爲驗且自知論議爲大
臣所非復欲易置丞相中書令庶幾考功事得施行卒爲石
顯所陷嗚呼房可謂自貽伊戚者矣且陰陽讖緯之學儒者
所弗道史稱房治易其說長于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
事其本姓李推律自定爲京氏由此觀之其所作課事必且

假經託類溺于小數而黠于大體故必其弟子而後能行其法夫必其弟子而後能行其法此其法之所以不可行歟

卦圖先後天論

平敏郡王

天下之理有體必有用伏羲所畫之易乃發揮天地之所以然體之所由立也文王所演之易乃範圍天地之所當然用之所由行也體之所由立故謂之先天之學用之所由行故謂之後天之學然河圖洛書相爲經緯先天後天亦相爲表裏體用本不相離烏可歧而二之哉蓋嘗就先天圖而論之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此八卦相生之次第也乾坤定上下之位坎離列左右之門震東北而兌東南巽西南而艮西北此八卦所占之方位也由太極而兩儀由兩儀而四象由四象而八卦所謂八卦者謂于四象之上各加一奇一偶而爲三畫者八故曰易逆數也若所占之方位則自震之初爲冬至離兌之中爲春分以至乾之末爲夏至皆進而得其已生之卦也故曰數往者順自巽之初爲夏至坎艮之中爲秋分以至坤之末爲冬至皆進而得其未生之卦也故曰知來者逆觀橫圖於以見畫卦之立觀圓圖於以見卦氣之行推之六十四卦其次第方位亦莫非自然之理邵子所爲喫緊爲人處也聖人豈有毫髮之私意參其間哉至後天八卦乃入用之位邵子謂王者之法盡于是者蓋乾坤由南北而交再變則乾退西北而坤退西南坎離由東西而交再變則離居正南而坎居正北巽與艮不交而當用中之偏震與兌始交而當朝夕之地此所爲天地之用也觀于

坤蹇解卦之象辭皆以東北爲陽方西南爲陰方可知此圖之出于文王無疑矣蓋自未有畫之時漸而生之以至于六畫皆備者伏羲之易也卦成之後推演其義以爲坤求于乾而得三男之卦乾求于坤而得三女之卦者文王之易也究之後天之次雖與先天不同而其理未嘗不一且非特先後天體用之不相離而已先天之圖固以河圖爲本矣而後天之圖亦自與河圖合如離得乾位適當地二天七之火坎得坤位適當天一地六之水震木也而居于東兌金也而居于西木之成爲巽故次震而位乎東南金之成爲乾故次兌而位乎西北艮當天五之土而居震與坎之間坤當地十之土而居兌與離之際所爲寄旺于四季也其彼此符合殆有不知其然而然者學者誠反覆于此而有得焉其于三才萬物之理思過半矣

論賈讓治河奏

靳輔

賈讓治河三策潘季馴嘗論之矣惜其論之未暢且上策徙民一議但曰民可徙四百萬之國儲將安適乎又曰宋元以前未行漕之時賈讓不與水爭地誠爲上策其言亦未盡也今試卽徙民言之考西漢冀州部所統甚廣又河自龍門底柱東北入海若衛輝大名彰德一帶何處非當水衝者約計其民當不下數千萬戶蓋聞治河以安民未聞徙民以避河也卽欲徙民吾不知讓將徙此數千百萬之民於何地也且河流不常倏東倏西倏南倏北使河東北入冀吾徙冀州之民以避之儻河更東而沖兗南而徐而豫吾亦將盡徙兗之

民徐豫之民而避之乎使河患果必不可治當水冲之民孰肯知陷溺而不避亦必將不待命而自徙又何待讓之策之也哉故曰讓之策可言而不可行者也夫河流既不常卽今日徙民以避之放河北流不過數十年百年未有不徙者在夫大禹神功之所治僅四百年而商已五遷其國都以避河患至周定王時河已南徙安得一徙冀州之民放河入海便千載無患果爾則是讓之知反過於禹也耶至於多開漕渠便民灌溉變瘠鹵爲沃壤誠善策也然開渠之說止可行於運河之清水不可行於黃河之濁流蓋清水弱而易引濁流強而難禦也惟有堅築徑二三尺小石涵洞以通其流而近則又畏河之冲必須於數里之外爲之然河善淤自古記之通河引灌雖極卑窪之地一過而平再過而高不出數年且深谷爲陵若歲歲開挑出自國則爲費不貲出自民則民力勢有所不能故卽不惜帑金多爲涵洞其利無過五六年得僅償費耳安得曰興利除害支數百歲耶夫河自滎澤而東勢愈大而土愈鬆一遇伏秋出槽泛溢若無隄防束之於兩崖之中以駛其流而刷其沙彼安肯滔滔順軌惟海之是趨故自有此河卽有此隄防之制以輔相天地之不及何以徵之禹治冀州首曰旣載壺口治梁及岐次卽曰旣修太原至於岳陽蔡氏注曰修因繇之功而修之蓋當時繇築隄以障帝都其功未成故禹因而修之其後功成又紀之曰九澤旣陂蔡氏注曰陂陂障亦隄也又今濬縣尙有繇隄然則隄防之作實始於唐虞之時而讓乃以爲近始戰國謂之下策不亦誕耶蓋古人傳世之言有可言而亦可行者如陸贄之奏議

元稹之均田圖是也有言之甚可聽而行之必不能者賈讓之論治河是也夫讓之三策已垂之千七百年無有非之者明邱濬至稱之爲古今治河無出此策今臣獨創論而闢之世必競起而駁臣之謬且嗤臣之妄者第治河大事也深恐後世之耳食者不察其失而前人以誤後人後之人又復以之誤後之人故不得不悉舉而指摘之雖然其所云驅理土田必遭川澤之分使秋水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數語則善矣

論賈魯治河

靳輔

昔賈魯治河用沈舟之法人皆稱之明萬厯閒僉事俞汝爲奏議以爲塞決簡便之用無如此者臣竊嘗疑之夫河底淺

八旗文經卷六

論辨甲

古

深坦陷不一惟草柳性柔一經壓擠則周遭充滿故塞決必用埽今以至平之舟底而沈之深淺坦陷不一之湍流則埽根透溜之患必有不俟終日而見者若沈舟之後仍用埽工繼之則所費不資何如專用埽之便而省然以魯之才其成功如是必非孟浪姑試之人因於至正河防記沈思尋繹者累日恍然知魯之沈舟蓋以代壩而逼水非以塞決而合龍也蓋彼時故河業已通流但決河勢大水流多於故河十之八又適當秋漲洄漩湍急埽不能下又其上逼水三隄短弱而勢不支恐埽行一漚水盡湧決決則故河復淤前功盡墮因急沈舟爲壩以逼之所謂搶救也故前則曰魯乃精思障水入故河之方後則曰船隄之後草埽三道竝舉此竝舉之三道乃加築前短弱之三隄也迨至船埽四隄并就河勢南

流然後塞決耳不然魯於九月七日沈舟而龍口之合何以直至十一月十一日耶雖然臣以魯於是役也有三忌焉魯自受命以及回朝僅逾半載昏曉百刻役夫分番無少閒斷不恤民力一也築堤塞決正直秋用功於河流暴漲之候不審天時二也廢農冒暑聚十數萬軍民於一路不念國家隱憂三也蓋魯惟上恃其君相之信任下恃其強敏果敢之才氣力排羣議犯三忌以成功蓋以治河則有餘以之體國則不足元史因石人一眼之事竟坐以亾元之罪則過矣夫石人一眼之謠是亦大澤中篝火狐鳴之類殆韓山童李芝麻等所爲耳然則元之亾卽不因魯毋乃火將然而投之燧耶

易九六爻大衍數解

八旗文經卷六

論辨甲

五

成德

易言理也而數有不通則無以明理何先儒亦似有昧於數以昧於理者乎他不具論卽如每卦六爻必分冠之曰九曰六先儒曰九爲老陽六爲老陰君子欲抑陰而扶陽故陽用極數陰用中數是說也予竊疑之夫陰陽天道豈徒用數而能抑之扶之哉嘗深思而得之曰此無他天地之正數不過一二三四五之正數至六七八九十之成數則各有所配非正數矣作易者每用正數故孔子曰參天兩地而倚數其參天不過一也三也五也而一與三與五非九乎其兩地不過二也四也而二與四非六乎此九六爲天地正數故可分冠於各爻若曰扶陽抑陰於分爻之義無取其昧於數者一也又如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先儒曰數所賴者五十

又曰非數而數以之成是說也予尤疑之夫數貴一定而曰所賴五十非數而數不大誕謬哉嘗深思而斷之曰此脫文也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數正五十有五故乾坤之策始終此數繫辭明日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五十有五豈不顯然而何獨於此減其五數以另爲起例哉至於所用之數或曰除六虛言之引撰著爲證亦非也蓋數始於一終於五天道每祕其始終以神其消長故虛一與五以退藏於密則其用四十有九而已此後世遁甲之術所由出也若曰除六虛於始終之義未明其昧於數者二也雖然亦謂其理當如是耳有不信者試爲焚香靜坐以深探之

賦論

八旗文經卷六

成德

論辨四

六

詩有六義賦居其一記曰登高能賦可爲大夫詩一變而爲騷騷一變而爲賦屈原作賦二十五篇其原皆出於詩故離騷名經以其所出之本同也於時景差唐勒宋玉之徒相繼而作而原之同時大儒荀卿亦始著賦五篇原激乎忠愛故其辭纏繚而徘徊卿純乎道德故其辭簡潔而樸茂要之皆以羽翼乎經而與三百篇相爲表裏者也漢之興也名儒則有董仲舒賈誼兒寬司馬遷蕭望之揚雄劉向歆父子東京則有班固崔駰崔寔張衡蔡邕之徒多者至數十篇少者亦數篇而其最著者曰司馬相如相如之詞雖稱侈麗閎衍失諷諭之義然攷之佚傳相如嘗受經於胡安蜀人多傳其業其功至與文翁等故曰文翁倡其教相如爲之師

地里後世志語

以俳優目相如之詞者非也班固書稱枚臯善爲賦特以臯不通經術爲賦頌好嫚戲以故得黷貴幸僅比東方朔郭舍人而臯亦自言爲賦不如相如由此觀之則知相如之賦之所以獨工於千古者以其能本於經術故也其言曰賦家之心包括宇宙總覽人物斯乃得之於內不可得而傳推相如之意蓋眞有所謂不可傳者哉其可傳者侈麗閎衍之詞而不可傳者其賦之心也若能原本經術以上溯其所爲不傳之賦之心則所可傳者出矣經術之要莫過於三百篇以三百篇爲賦者屈原荀卿而下至於相如之徒是也以三百篇爲詩者蘇李而下至於晉魏六朝三唐以及於今之作者皆是也藝文志曰自孝武立樂府而采歌謠於是自代趙之謳秦楚之風皆感於哀樂緣事而發亦可以觀風俗知厚薄云則樂府者又賦之變也詩變而爲騷騷變而爲賦賦變而樂府樂府之流漫浸淫而爲詞曲而其變窮矣窮則必復之於經故能以六經持萬世文章之變卽詩賦一道猶可以見賢人君子之用心若逐薄之爲雕蟲末技吾未見揚雄之法言太玄謂可直駕離騷而上之天下萬世可無法言太玄決不可無離騷法言太玄或有時可泯沒離騷決不可泯沒也愚按賦之心本一原而其體製遞換亦可縷數騷一也兩京之渾融博奧一也黃初以還及乎晉宋之初潘陸孫許以雋雅爲宗南北朝以降顏鮑三謝以繁麗爲主蕭氏之君臣爭工月露徐庾之排調競美宮闈至唐例用試士而駢四儷六之習風雅之道於斯盡喪中世杜牧之輩始推陳出新更爲奇肆實以開宋人恣漫無紀極之風而賦之體又窮矣本賦

之心正賦之體吾謂非盡出於三百篇不可也

堂邑賦役論

劉淇

明萬曆三十五年以前賦役之科凡四曰夏稅曰秋糧曰馬草曰徭役徭役者丁也夏稅秋糧者楊炎之兩稅也馬草又其額外改折者也唐租庸調卽古者粟米力役布縷三征以明賦考之足知兩稅但兼租調而已力役猶自爲一科也至萬曆中始行條鞭法三徵遂併爲一但額外諸立名色盡編正賦一時便之沿之至今然條鞭旣屬正供一遇度外事不得不額外羨取條鞭未行不過取之額外而已至是則額外之中又額外焉此明季以來已著之弊也自條鞭行而催科分數之法立麥出地未二寸而民已受笞於庭桁楊相望矣

八度受經卷六

論辨甲

六

二月賣絲五月賣穀殆近此也善乎淄川高司寇珩之言曰明初定隔征現征之法季世猶踵行之隔征者今年徵去歲之糧如夏稅秋糧馬草之類現征者如徭役驛站兵餉之類塲圃旣登先後辦賦長吏從容而課繭絲直從枕席上署上考焉法至善也今夏稅秋糧緩征之期屢屢 睿算且日討萬曆年閒則例而講求之卒未嘗議及隔征現征之舊政爲可循也又按縣原額大糧外復有額外荒地諸項初不知其所自來考舊志載嘉靖元年知縣耿鎰踏勘闔邑白地凡八千九百八十五頃七畝有奇萬曆九年知縣高東光清丈除官隄古道實在白地八千六百三十七頃十畝有奇則是正額大糧地外更無他地昭然也至明末正額地多荒蕪因有荒田納租之額歷來知縣每遇催糧戶頭報完之日卽賞給

荒田二三畝責令開墾三年納租或勒令捏報開荒二三畝其閒有地遠人情者率有納租之名無受地之實愈積愈多由是戶戶皆有租無地之名然後知額外增田實此之故當時賞給荒地多是正額原熟之地既經豁免雖已開墾不入正賦但收其租入充巡按公費而已巡按裁後改充巡撫公費既而巡撫急公奏歸大部定以額外二字爲其納租少輕與大糧有異不在舊額存留起解之內也然正額八千六百餘頃地太平既久勢必盡數開報以足國賦則此荒田二百二十餘頃復著落何所乎且此項尤可憫者當大荒大兵之年各地俱准報荒唯此不准以爲荒地無更報荒之例也不思熟田尙且逃亡豈荒田獨無榛蕪乎是宜急爲清查其無地捏報者准行除豁外如有實在開墾者盡歸正額下田之

中每畝納銀一分五釐斯窮民無包糧之苦而賦得其平矣又各縣田地分上中下三四等大抵下地多於上也堂邑雖分上下兩等而下僅一十三頃有零舊傳下地三千餘頃然則今所謂上地者其實有下地二分之一不止也其何以堪更可異者各縣每畝二分有零米六合有零獨堂邑每畝納銀三分有零米一升九勺有零其獨重之故殊不可曉豈堂邑地獨腴乎又舊志有代編各州縣驛站銀一千六百四十兩五錢康熙七年撥回本縣改爲地丁起解考代編起於嘉靖末年因各州縣驛遞煩擾紛紛告病當事者遂通融損補設爲代編之法代編者代別州縣而加編明其非正額也此不過一時權宜計耳其後遂爲一定不易之規漸增漸煩遂至二千六百餘兩且後來協濟他縣止有撥補之例撥補

者因他縣錢糧不足支用將此縣之有餘那移他縣以補其缺是仍在正額之中也代編則除本縣起解存留舊數之外而代爲他縣加派矣夫加派於各州縣驛站不足之本處猶且不忍而況於無辜之鄰乎此大不可解者也然代編旣已歸併丁地則豁除益難矣堂邑正賦獨浮於他縣者代編當亦在其中然不過三之一耳又舊志載萬歷三十六年初行條鞭時每畝猶用二分一釐有零起科此與他縣無異厥後增加之故莫詳其始訖當是天崇以後百費俱興故日倍一日且又喪亂動勦失於記載耳前張侯茂節每及此項輒義形於色嘗已定議爲一邑請命而吾邑人因循情竄不能仰承德意永除病累予冀後人遭得爲之權與時而爲之故書此以發其觀感焉

里甲論

劉淇

縣何以里里何以長也所以統一諸村聽命於知縣而佐助其化理者也每縣若干里每里若干甲每甲若干村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節節而制之故易治也周禮五家爲比比有長五比爲閭閭有胥四閭爲族族有師五族爲黨黨有正五黨爲州州有長五州爲鄉鄉有大夫自上制下率不過五人漢制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嗇夫有游徼三老掌教化嗇夫職聽訟收賦稅游徼循禁盜賊東漢志云鄉置有秩三老掌一鄉人其鄉小者縣置嗇夫一人皆主知民善惡爲役先後知民貧富爲賦多少平其差品又鄉有鄉佐主民收賦稅里有里魁民有什五善惡以告高帝紀二年

二月令舉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率眾爲善置以爲三老鄉一人擇鄉三老一人爲縣三老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復勿繇戍北魏太和中給事中李冲上言宜準古五家立一鄰長五鄰立一里長五里立一黨長長取鄉人強謹者鄰長復一夫里長二黨長三所復復徵戍餘若民三載無愆則陟用陟之一等孝文從之後周蘇綽作六條詔書曰非直州郡之官皆須善人爰至黨族閭里正長之職皆當審擇各得一鄉之選以相監統隋文帝開皇十五年始罷州郡鄉官明洪武二十七年四月命有司擇民間高年老人公正可任事者理其鄉之詞訟若戶婚田宅鬪毆者則會里胥決之事涉重者始白於官若不由里老處分而徑訴州縣者卽謂之越訴非如今不先聞州縣而遽詣府司者然後謂之越訴也里老歲時謁縣庭知縣必接之以禮貌不遽賤辱而笞僞之也其人旣嘗已爲公家所優藉必自愛而重犯法鄉人見知縣之日少見里老之日多里老得其人則鄉人亦莫不自愛而重犯法此教化之本也其後遇里老如徒隸伍伯少謹厚者卽不肯承且諸事一無所關唯用之償督租課所以影射侵漁者萬方旣遇之以徒隸伍伯則彼亦徒隸伍伯而已矣烏有愧恥萌其念慮哉然則非里老之過也所以用里老者之過也近時患其如此改爲滾單及自封投匱之法而里老遂廢嗚呼此餽羊也而亦亾哉又按明初以大戶爲糧長掌其鄉之賦稅多或至十餘萬石運糧至京師得朝見天子洪武中或以人材授官原其初制欲俾草野之情不壅於上耳然其人往往依倚作姦挾持官府侵牟糧戶無所不至宣德五年南

京監察御史李安六年監察御史張政並言糧長之害自是嚴加禁飭又不得朝見冀幸意外故其人日以輕而賠累之患起亦自然之勢也萬曆三十六年知縣王應乾申請除之改爲官解之法一時安賴比於更生其因革乘時本無定轍然而矯枉救弊意已無餘矣其祖宗立法深意遂已沒滅而不可復知又足惜也

設險

劉淇

周禮夏官掌固掌修城郭溝池樹渠之固若造都邑則治其固與其守法凡國都之竟有溝樹之固郊亦如之民皆有職焉若有山川則因之又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設之五溝五涂而樹之林以爲阻皆有守禁而達其道路國有故則藩塞阻路而止行者以其屬守之唯有節者達之此言國有山林川澤之險則因之以爲固無其險則溝涂足以限戎馬之足林木足以當隱革之用險成於人而不徒賴其地故坎大象云王公設險以守其國也井田廢而溝洫川澮之制刻地無餘連阡疇蕩蕩極望故在今設險爲難然渠阜林木未嘗不可因其勢而默成之是則地有古今而因地制用者無古今也

八旗文經卷六

論辨甲

三

八旗文經卷第七

論辨乙

鄂爾泰先農說

鄂爾泰耜田說

莽鵠立鹽法沿革論

李鐸伍員諫平越論

李鐸三史論

李鐸漸離論

李鐸理數論

李鐸武庚論

李鐸餉牛說

李鐸蠅說

鮑鈇風論

鮑鈇風論

鮑鈇雜說二首

先農說

鄂爾泰

八旗文經卷七

論辨乙

耜田之禮宜祀先農夫先農何神也始於何時神位宜何如
書壇設何所涓吉何日陳設何器祭享何品樂奏何章既躬
親其事敢不先考正其說試為略言之古聖王之制祭祀也
法施於民則祀之是故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植
百穀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此祀稷之始也其工氏之霸九
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此祀社之始也而
郊特牲稱天子大蜡八先嗇一神農也司嗇二后稷之官也
農三古之田畷有功於民者也郵表畷四郵亭之舍標表田

畝田峻居之以督耕者也貓虎五貓食田鼠虎食田豕皆有
功於稼者也防六水庸七防堤也以蓄水亦以障水庸溝也
以受水亦以洩水皆農事之備也昆蟲八螟蝗之屬害稼者
也是故蜡之祭有八皆以爲農而以先嗇爲主蓋以先農爲
八神之主此祀農之始也班固食貨志又從而申其說曰闢
土殖穀曰農炎帝教民殖穀故號神農氏謂神其業也又厲
山氏有子曰農能殖百穀後世因名耕甿曰農其言農之義
甚著而先農之稱考之於經未有紀載惟劉向五經要義曰
壇於田以祀先農如社衛宏漢儀春始東耕於耕田引詩先
農則神農也魏秦靜議風伯雨師靈星先農社稷爲國六神
晉太始四年耕於東郊以太牢祀先農周隋及唐所稱先農
皆祭神農於帝社配以后稷卽貞觀初太宗親耕東郊仍藉

田壇之名也垂拱中乃以耕田壇而爲先農壇開元十九年
祀神農之壇上以后稷配二十三年親祀神農於東郊配以
句芒遂躬耕盡隴止乾元二年詔去耒耕雕刻天子出通化
門釋軼而入壇遂祭神農以后稷配冕而朱紱躬九推焉憲
宗元和五年詔以來歲正月耕田太常修撰韋公肅言耕田
禮廢久矣有司無可考乃據禮經參考開元乾元故事爲先
農壇於耕田此先農壇之所由來也漢文帝紀二年春正月
丁亥開耤田唐禮樂志春孟吉亥享先農此春月亥日祀先
農之所由來也臣於是本之經佐之史核之國朝會典而
爲之參酌其制卽如今之於神位也則書曰先農之神蓋以
神農后稷皆各有所專祀而於此則統而書之也然以頒
示天下使農夫皆能曉其義則必實指其名而數之曰某某

教農之君某某勸農之官也使農夫皆得津津口頰轉相稱誦愛慕嚮往而後其用力益勤則是先農之位宜主神農而配以后稷神農居中后稷居右皆南嚮田畷以下依八蜡之祀皆東西嚮比於兩廡之祀而位次正矣諸侯親耕於東郊則耆撫以下之耜田皆宜在東郊先農壇在耜田之北壇門南嚮中爲先農壇壇高而方四面有階祭日奉神位以祀壇之後爲神庫如祭宗廟寢室之制以安神位壇之前旁爲庖池以庖毛血神庫之左爲神倉儲耜田之穀以供粢盛酒醴神庫之右爲宰牲亭以供親割壇門外爲觀耕臺下爲耜田壇之旁別置齋室未祭而齋既祭而燕皆於其地而壇基立矣古之躬耕在孟春元辰後之躬耕在孟春吉亥宗乎古則宜用元辰法乎近則宜用吉亥而涓吉定矣其在祭器則三

爵一尊酒盞三十登一銅二簋二盥二邊十豆十筐一俎一毛血盤一鑪一燭臺二香案一祝板一而祭器備矣其在祭品天子則用太牢耆撫以下則用少牢餘無可減爵實以酒醴登實以大羹銅實以和羹簋實以黍稷籩實以稻粱邊實以棗栗榛菱芡鹿脯白餅黑餅形鹽藁魚豆實以菁菹芹菹筍菹韭菹鹿醢兔醢魚醢醢醢脾胙豚胸筐實以青色量帛俎實以羊一豕一而品物齊矣若夫樂奏七章則以丁祭樂舞爲之舞佾如其數迎神奏永豐之章奠帛初獻奏時豐之章亞獻奏咸豐之章終獻奏大豐之章徹饌奏屢豐之章送神奏報豐之章望瘞奏慶豐之章七闋既終而樂奏成矣未祭之先自齋宿以至省牲省牲演禮演樂祭之日自迎神以至於初獻終獻送神望瘞悉如文廟之儀而大禮舉矣位次

正而心不疑壇基立而地不遷涓吉定而時不忒祭品備而知其不可假易品物齊而知其不貴殊珍樂奏成而無有不和大禮舉而孰敢不敬而先農說於是乎畢

耜田說

鄂爾泰

禮之有耜田也明仁也教孝也以天子之尊而必親耕則天下之爲農者孰不勤於耕此天子之仁愛天下而使之務本也所以明仁也以天子之尊而必親耕以供粢盛則天下之爲子者孰不勤於養此天子之孝先天下而使之養親也所以教孝也月令有之曰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穀於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於參保介之御閒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耜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

八旗文經卷七

論辨乙

四

反執爵於太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謹按元日上辛也元辰郊後吉日也日以干言辰以支言互文也則是耕耜之典當行於祈穀之後而同在孟春之月也考之周禮天官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耜以時入以供粢盛此卽天子之耜田而甸師掌之者也然耜田不獨天子有之諸侯亦然祭義曰天子爲耜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諸侯爲耜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祀天地山川先古以爲醴酪粢盛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是以千畝百畝之數此天子諸侯之視爲等級而其躬耕以致敬則一也祭統曰天子親耕於南郊以供粢盛王后蠶於北郊以供純服諸侯耕於東郊亦以供粢盛夫人蠶於北郊以供冕服天子諸侯非莫耕也王后夫人非莫蠶也身致其誠信誠信之謂盡盡之謂敬敬盡然後

可以事神明此祭之道也是故南郊東郊之殊此天子諸侯之視爲分別而其親耕以致誠信則一也後世躬耕不行耜田漸廢周宣王不耜千畝號文公曰不可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供給於是乎在和協輯睦於是乎興財用繁殖於是乎始敦龐淳固於是乎成觀於此語而知耜田之義廣矣大矣漢文帝二年詔曰夫農天下之本也其開耜田朕親率耜以給宗廟粢盛夫文帝漢之賢君也此禮旣舉後之明主亦猶能踵而行之然唯天子行之畿內天子而外無復有議及者幾比於繁纓大輅之不可請近代郡縣大者不惟比於古公侯之國而小者亦遠勝於子男之邦則耜田之禮皆所當行乃不惟郡縣不惟督撫卽天子亦不能歲舉此禮卽使歲舉此禮京畿而外公侯大夫鮮有能講明其義者今

聖天子特舉躬耜以爲天下先自督撫以及郡縣州衛所等官凡任守土之司通行耜之禮此誠千古未有之曠典也臣身爲總制兩省封疆一身表率況滇黔在萬里之遠僻處蠻荒一旦躬逢盛舉不獨山農野叟實所未聞卽搢紳士夫亦無從考覈臣不揣庸陋用表彰其義著爲耜田先農二說宣示僚屬遍告農夫使知我

聖天子本此仁孝之至推廣誠敬之思而之所以爲臣民所不共殫其仁孝誠敬之心以承 聖眷而答 天休哉至於耜儀注已詳於會典位有尊卑禮無二致可彷彿其意而行之無所容其末議也臣謹稽首而爲之說

鹽法沿革論

莽鵠立

青州之域海濱廣斥厥貢鹽絺始見於虞夏之書然帝都蒲坂所食者池鹽海鹽特其方物耳其時歌南風以望阜財視康衢而忘帝力美哉其遊於曠蕩之天乎及至成周典制大備周禮所謂形鹽虎鹽苦鹽皆在山陝之區非海產也讎享賓祭所需非民間日用之鹽矣降至春秋列國懋遷之貨鹽其一耳不甚以爲重及管仲創爲鹽筴專擅山海其利盡歸於上桓特用以圖霸母計民已戰國瓜分利析秋毫所急者米粟布帛珠玉錦繡之飾鹽尙未有專功秦始皇滅六國寶貨山積眎鹽猶土苴故諸法俱峻而鹽利頗疏漢興高惠文景務在休息治平之世粟紅貫朽萬方樂業非鹽助之也武帝好大喜功靡財無算晚而匱乏始用桑孔之術鑄山煮海官給牢盆奪貧民富商之利縮入均輸其利雖溥特以供征戍土木聲色狗馬之費非有志於平治天下也旣而困敝衰耗鹽不能補昭帝採公論罷鹽鐵而萬姓復蘇東漢光復舊物不敢用武帝之法而天下康寧則信乎莫利於義也魏晉吳蜀方域列而爲三吳食閩越滇黔之鹽蜀食井鹽不與中國通關隴以西河洛以北暨乎幽薊俱食海鹽太原以南至於豫河仍食池鹽史臣因事及之未嘗有專記也晉滅吳蜀刑政懈弛不久卽釀五部之難洊至分爲南北朝時事搶攘政令紕繆其所爲鹽亦出於掠奪苟且不足爲後事法史所急者取某城爭某地敗某軍通某使而已奚暇及鹽乎隋唐混一因仍故事未有所更定劉晏起於唐之中葉盡心籌畫

般運百貨以灌注京師當是時鹽利居半其貯固有方舟楫堅完又能測候風汛偵知遠近價值節量其盈虛補劑之法史籍以爲長材而不得與仁政比隆者爲其股削工而無留餘也唐末流爲五代猶之乎三國六朝也史所不及後莫得而稱焉趙宋之朝頗爲近道合天下之鹽以供中國於是立法浚密總貨利者則曰都轉運使而鹽附之其實所重者在運糧又謂之漕司諸生應舉專屬漕司略如今之布政使後世管鹽有專官因其名而分爲都轉鹽運使或以驛傳兼管鹽法則與唐宋之官不同矣其時商人輸米博貨應給以鹽者給以會子鈔錠乃今之驗票關領金錢官鹽者後因以當錢名實乖而詐僞生至明之中葉始革南宋時地狹而歲幣繁吳粵閩海淮蜀之鹽不足以給費或折鈔易米或附茶易

馬頭緒紛拏宋史所不及詳要自王安石變法以來鹽政亦壞下民所苦上弗惜也遼金偏據燕豫山陝鹽政修否莫可稽考元復一統生財之臣繼起其絲麻粒米門攤山澤之利蒐索無遺則鹽法之弊豈顧問哉是以民無百金之產而未年多盜不可支持明興鑒前代得失名儒老成相與講摩其始未嘗不精明而後少廢沮矣洪永之初重邊備而淮揚官鹽日積使商人屯糧塞下腴田納米百石給引若干上藁草百束給引若干中其程度者早支先賣山東山西海池之鹽商有力者任爲之其時法令甚嚴豪貴不許中鹽以分商利成化宏治以後祖制浚衰一時勳戚宦寺公卿子弟競中糧草以牟大利商不能抗因而依傍權勢巧取機利其赴場支鹽官吏掘其喉或速或遲上下其手壅滯尤多有祖中鹽領

引孫不得賣者海濱鹽如山峙塵土封埋長樹合抱而人不敢發鹽已下船操江弁兵以盤詰爲名索賄無厭有誤掣驗者有違按季文引者商人苦之萬厯中鹽盡課銀罷屯中之法商似逸而邊備日削夫十石之粟五夫不能負千百鉅銀囊橐可移債帥剋剝以媚其上戰士飢疲以供其役何事不敗乎而諸商亦驕奢奔競走大府以濟其貪於是鹽法大壞財用多漏卮而國困矣及至天啟崇禎天下盜起圍城中八月無鹽人盡黃萎不能荷戈破盛鹽之缶片瓦一金然後知鹽之關乎養命也 本朝定鼎政令一新鹽法初行於由舊之中芟除弊竇百年之內天下相安蠲豁頻頒 恩流薄海蓋 本朝無赴邊輸納之煩亦無官積鹽坻之累竈戶自燒自賣商人旋售旋販雖掣驗過關及截角繳引猶依明代遺制而簡直坦易則新制尤良所微有分別者南北異宜耳淮揚盡屬大商其行鹽水路甚遠北則綱商土商與小販偕行綱商俱各省僑寓閒入運籍其貲鉅萬重於爲郭土商閒有亾命革役疲吏及敗產紈袴之子招結認稅實則赤手謀利金錢易得相與飲博狎娼鮮衣怒馬又結納有費詞訟有費濫用銀錢如泥沙而正課反不能完及累貽有司追責傾家則又令民賠墊人不聊生而若輩方揚揚得意又其平日結識巡捕或栽賊報讐或寄鹽嫁禍富室貧家無不切齒若小販則鄙樸節嗇先完正課而後潤私家土人便之官亦憐之因地制宜或分土商而任小販但令照引奏銷官民兩便何不可行之有夫煎鹽必用竈戶而竈戶不盡煎鹽賣鹽利用小販而小販不必竈籍以票印爲主畫界而行不敢逾境使

東北皆如此例焉有昔日鹽徒之患哉嗟夫大利所在大害所伏貧極而貪走死地如鶩愚民之常情也惟權自上操則法立而人不驕德常下徧則事至而人不怨此致治之大凡何獨一鹽法哉故探輯案牘斟酌古今戒繭絲而勉爲保障俾受事者得考證而稱職焉

伍員諫平越論

李錯

吳夫差破越于夫椒報檇李也越大夫種主大宰嚭以求成夫差將許之伍員以有過氏諫不聽越卒滅吳如其言李子曰嗟乎員忠可尙也諫則失辭夫夫差剛愎驕亢之主也越旣臣服矣加詔從臾之方驕陽盛氣固結于中而員乃怵之以勢以求入其辭難矣則胡不曰越使求成王無疑已昔者先王之舉也甚文兢兢小心視民如子辛苦同之是故防山水徐爲三師以肄楚民莫敢不用命終以破楚入郢用伯諸侯先王之甚盛業也於越不道乘我之閒先王思有以報之而師徒不戒有陘之憂當是時也王使人立於庭出入則使呼曰而忘句踐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迄於今三年乃始獲逞志於越是先王所日夜企望於九京而羣臣吏民亦罔不泣血延頸以需後命曰王其取句踐以享我先王先王其卒瞑乎且臣以先王之靈得與入郢而猶致憾於平王之前死今天以先王之讐身致之王而舍之其母乃廢天之命忘先王之大懟而何以示天下乎齊襄復九世之讐諸侯稱之矧親如先王其孰敢忘陘之志王固無疑於越使已夫如是內則啟沃其初心外有以降抑其驕氣猶冀或一悟也

奈何其以勢怵之也

三史論

李鍇

客有問于余曰讀史者尚史漢有以哉約而該婉而暢微而顯其文善矣左奇右傀前躍後屬人必有事事必可傳讀其文識其事二趣兼矣宜乎其尚之也史漢而降推五代史歐陽亦健筆也至若宋遼金三史成於元多歐陽元之筆元豈修之後歟然所論著至闢葺不可讀可憾也後之君子曷起而治之與史漢五代並尚焉不亦善乎余曰唯子之言是已抑吾聞之文有衡而事有體衡平而後輕重審體正而後曲直章史豈易言哉衡與體爲要矣衡者何曰先定統統正其歸舉而一之可也夫統者統乎天且以統先王之緒者也周

八旗文經卷七

論辨乙

十

失其道秦實一之故統歸秦燕齊無奸焉漢失其道晉實一之故統歸晉魏吳無奸焉隋與唐皆然也五代之後宋實一之統宜歸宋遼金亦無奸焉遼金之於宋猶劉聰石勒之於晉附載之可也何三史爲客曰嘻子過矣夫遼金別立史舊矣且遼先宋立國阿保機稱帝五十年而宋乃興至於金之爲金又嘗臣宋二氏之典章文物爛焉具陳宋烏得專統而一之而不使分繫哉曰不有尸之帝者無資不有霸者王者無藉燕齊皆先秦立國而義帝更始高光北面獨何疑於遼金也且五德代興率多從其所勝遼金繫統宋與滅之猶當繼世而王矧旒綴一隅顧反與宋分統哉商輅續綱目正宋而屈遼金此志也曰宋實代周不承周統乎曰否隋不承陳而承晉宋亦當越五代而承唐也爲是說者當其時趨垂慶

張君房董行父謝絳輩已及之雖不見聽論有可采也曰遼金不承統元氏則奈何曰春秋大一統正宋乃所以正元氏也使遼金分統元且誰承哉天無二日帝無二統宋統正而元而明以至於我 有清大一統之謂也曰我不藉於金乎曰我 朝南面而聖西向而帝神德決起比隆唐虞與金胡藉乎曰衡平矣其體奈何曰自龍門創始立紀傳表書蓋有法焉紀所以記細者無攙焉傳所以傳傳者無濫焉列國卒孔子本國卒賢大夫春秋之遺也進退不足繫天下重輕者紀不載也樹立不足動後世觀聽者傳不收也漢封十八侯良平不得與然而奚涓王吸薛歐丁復蟲達輩初不爲之立傳僅僅見之表視此者復不可勝數夫功至於封而傳不具至精嚴也班氏明此漢書稱之不然漢有天下百八十年而所傳裁數十百人曾謂盡之乎夫事無巨細例紀焉不可勝紀也人無愚智例傳焉不可勝傳也且紀而不足記傳而不足傳等無有耳使遷按表而立傳則奚涓王吸之傳也必不若良平矣至若表以編歲年書以識軌度經緯表裏縱橫畛畫非徒設也夫宋之開國南北勢如是當立表乃闕而不事而宗室世系累二十餘卷將安施也天文以下志備諸史亦惟記因革分合而已數列術班方伎所識動數萬言無滋累乎此三史之所以荒穢蕪蔓讀者頽然欲寐不若讀史漢之快也嗟夫史豈易言哉史豈易言哉三史距今未遠必將有起而治之者子幸識余言可也

漸離論

李錯

予讀荆軻傳至刺秦之不中扼腕歎曰惜乎其不與漸離俱也方其至燕也與漸離飲燕市相樂相泣若是者愛其筑乎迨荆軻死漸離目既矐乃以鉛筑撲嬴政爲軻報讐義也先是而不與軻俱西者何邪吾聞之周志曰死而不義非勇也提三尺之劍刺虎狼之秦不中固無論已卽幸而中特死政耳政死而更立新君墨衰經帥武勇聲罪致討以奮秦攻弱燕燕必舉曲在燕也是舉爲存國計而適足以亡之又獲曲聲于天下義士不爲也蓋匕首之刺政也易鉛筑之撲政也難違其易而越其難義與不義耳嗟乎荆軻神勇猶未若漸離之義勇乎

理數論

李錯

八旗文經卷七

論辨七

七

承道之原者有理數焉數者理之會理者數之歸也道莫大於易易莫顯於理數奇耦錯綜者數也陰陽相互者理也爻初至上數也其吉凶悔吝理也理與數不可廢一也廢一且二也今之人惑於理乃多尙數尙數者舉其數而凶之何也夫服仁習義味道咀德知命在天而安之曰吾有理百不得一也入火必焦入水必濡知命在天而安之曰吾有數又百不得一也於道德則任數於水火則任理不滋惑乎燕客有之楚者南其轅首漢背恆日百里則累時而至夫日百里數也南其轅而首漢背恆者理也使北轅面海日且千里期必至楚十倍其數而理轉遠矣養叔善射百步命中過其差則窮孟賁善力能舉百鈞過其量則靡故曰廢一且二凶也或曰悔吝當夫理是已吉凶則委諸數乎蹈理未必吉失理

未必凶也曰否得天者吉徇欲者凶非禍福之謂也故餓死首陽夷齊之吉也考終牖下盜跖之凶也非具宏通之識者不足以知此也至若不正以理唯利是徇所謂舉其數而亡之又何理之足云

武庚論

李錯

予嘗讀史通其疑古篇堯舜禹湯文武伊周悉滋厥疑而果於毀之聖不具論唯武庚叛周世有異議目論者不見賤懼為所蔽故著而論之

或以武庚為殷之忠臣周之頑民誤矣武庚帝受之肖子成湯之罪人也於何準之準之以湯放桀湯放桀於鳴條惟有慙德曰子恐來世以台為口實慙德者慙桀之不當放耶其

八旗文經卷七

論辨之

五

誓曰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其誥曰予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元子自絕於天聖人奉天命而誅之豈得已哉夫天下者天之器聖人者天之德器以德運運以聖歸不得已也民之歸聖猶蟻之慕羶而聖人初無容心焉豈有所利哉周之黜殷猶殷之黜夏也禹有子如癸有臣如湯禹必揖而授之湯湯有子如受有臣如武王湯必揖而授之武王天之道也夫箕子者殷之親戚也為陳洪範於周微子者殷之庶子也而甫畀白馬載為周客之二子者曾武庚之不若哉而覲顏事讐在大誥曰爾時罔敢易法在康誥曰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又曰汝丕遠惟商耆成人宅心知訓夫殘其后替其國而斤斤以其君臣申告其子若土用殷道以保乂周民殷周如一者何哉在彼無惡在此無讞必有其故也若武庚

者假復殷之義有利天下之心事集叛道不集斬殷適爲成湯之罪人而已

飼牛說

李錯

石門之野岡陵委蛇土腴草芩客有摳衣而造之者見二三翁媪蒲伏茲上手豆而摘豆粒粒過過而叩之曰將以飼牛曰人之養不若是其謹也曰爲犧也不寧唯是不敢以數飼畏其迫迫則立不敢以疏飼畏其隔隔則瘠不敢以渴飲畏其亟亟則踏不敢以飽飲畏其釋釋則塞順導而齧耳濕以時如是二年然後用之客曰嘻甚矣其愛牛也吾聞牛之中犧者尚純耳非必其陰虹屬頸也非必其白脈貫童子也又非必其二軌之齊壁堂之澗陽鹽之廣也其致遠有力快且健者非必如瑩蹄欣猥與夫八里駁之異也而所享乃若是方其文繡未被逍遙在滌牛亦且謂愛我之甚也其視服車泥塗胡敗尾禿力柱欲折者或將啞其笑之手賓孟之西周之郊見雄雞自斷其尾者趣則異於是而所食不侔矣

蠅說

李錯

李子酷畏蠅觸膚輒搗之去不令須臾畱入夏潔治一室嘗下簾坐無事人無入者乃恟焉悅焉無聞而蠅且入不知其何自來也其來也舐筆吮墨營營亂書策溷耳目李子意大惡如見惡人漸大污亟起治之而迹之無有釋之在右其黠無偶乃知王思踏筆其事良有也一旦幡然自咎曰嘻子誤矣夫沈於麤者忘其精繫于動者遺其誠盍姑舍此以觀汝

生乎其生也秩然其密也矍然其白也湛然其寂也無藉于
簾潔于汝室乃倘焉悅焉無閒而有物輒入亦不知其何自
來也其來也撓神蕩精盪慮眩德窒爾聰明使之謬悠荒惑
陰翳闕塞於內之觸迴絕于蠅之觸膚者亦嘗亟起一治之
乎迹之無有釋之在右其點亦迴絕于蠅也其物何物也在
理曰欲在困曰愁趣搗之去母令須臾畱

風論

鮑鈺

昔宋玉賦風創爲雌雄之喻所謂主文譎諫言之者無罪也
夫風本無雌雄由于當之之人以區別耳以言乎雄尊矣貴
矣以言乎雌卑矣賤矣尊者貴者風若從而順之卑者賤者
風若違而逆之雖震天驀地鳴條拔木逞其狂暴之勢順固

八旗文經卷七

論辨之

五

有時消息逆亦不終朝可待焉然則風亦何爲而然邪原夫
大塊噫氣其神飛廉主乎動行乎勢時易而方不同形假而
聲以託乘之者能使其奮迅冒之者卽阻其邁往大鵬搏之
而上小草遭之而偃送馬當時來之客助赤壁決勝之師啟
符堅鶴唳之疑貽滿奮牛喘之請狡獪無似變更靡常觸境
而發因人而施不必大王之尊貴庶人之卑賤雌雄判不相
蒙雖同舟共濟者其從違順逆亦往往有所區別焉是以畸
人屯土苦其罨岸斷渡或詛爲盲或詆爲暴或詬爲跋扈或
目爲石尤其疾之已甚矣而風若無知若有知其往其來厥
上厥下百試而無一失屢測而不一爽誠莫可究詰也余蓋
浮沈宦海者熟識風之情狀一日作兩來船記二日作阻風
記三日四日益困于挫抑故契契不能用用畢其說以奮騷

人之製而風亦可以轉矣

雜說二首

鮑鈺

社公噬人

虎欲噬人，佞導之。社公不欲拂其意，從而將順之。曰：此吾境內之人也，釋之不敢請。幸脫其脂而遺其軀，勿殘其生，以待長養。吾將盡人而驅之，源源以餉子口。則子不可勝食矣。虎利其有不與較，然亦未之德也。佞旁觀讓虎曰：捐眾脂以活一軀，假子威以貽人害，貪暴之名歸于子，解釋之美掠于彼活者，未必感損者將積怨矣。社公其狡矣哉！且子慾不過充口饜，不過果腹，吾一人導之，足以供子食。胡爲社公所賣乎？虎方眈眈而視，急爲口腹計，弗納佞言。于是社公之境無完人。社公之屬無餘脂，而民不堪命矣。知其故者，不病虎與佞而病社公。何以言之？無社公之請，則人希幸免；有社公之請，則人無唯類矣。社公之祀遂絕。君子曰：排難不力，謂之不義。嫁禍于眾，謂之不仁。不義不仁，虎冠而佞紳，誠不能爲社公解也。故斷之曰：社公噬人。

社公謀客

社公旣逞其巧術以媚虎，而對此創殘之眾，亦時時局縮，不自安。將欲改圖而恤之，猶豫數日，不能決。客有爲之謀者曰：公之所以獻媚于虎者，畏虎之威也。今旣投諸其口，復欲從而拔之，恐虎須之難捋也。第人之脂肥瘠不齊，概而驅之，則府怨矣。盍哀多以益寡，酌盈以濟虛。人雖不盡德，而亦不盡怨也。公其堅持己圖，人雖多亦未如公何。社公懵然而思，嗒

然而起推奩斂局而顧客曰吾惜微子之教幾爲佞所笑吾
嘗聞之媚虎者可以恃爪牙恤人者不過結股腳丈夫當全
身而虎變甯能代過以從人邪社公之計乃決而人始絕望
矣由是觀之虎之威假社公而益彰社公之術藉謀客而益
巧然則社公之客不尤甚于虎之佞乎詩云豈弟君子無信
讒言

八旗文經卷第七終

八旗文經卷七

論辨乙

七

八旗文經卷第八

論辨丙

常安魯仲連論

常安賈誼論

常安王景論

常安嚴光論

常安謝安論

常安李光弼論

常安韓琦論

常安姚景行論

常安馬人望論

常安內族襄論

八旗文經卷八

論辨丙

常安曾銑論

魯仲連論

常安

戰國游說之士揣摩列國山川城郭之形勢與其君之智愚
勇怯臣之策畫權謀因利乘便卽事見機逞其縱橫之說使
聽之者欣然而喜悚然而懼以邀取榮名厚利卒亦讎能保
全首領於牖下者惟魯仲連史稱其奸持高節如神龍之隱
見於雲表人莫能窺其首尾故能翱翔於網羅之外以吾觀
之仲連所持亦游士之節而非君子之節也何則見趙魏之
困於帝秦也不以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之大義折之而徒以
秦帝之後凌虐趙魏之患害惕之見燕齊之困於攻守也不
以愛民息戰睦鄰修德之言勸之而惟以全軍歸燕之顯名

棄燕游齊之後實俾之審處而詳計之君子之節顧如是耶雖然仲連之識高於游士數等矣夫猛獸鷺鳥之受人羈絀而惟其所使者有所貪也苟無所貪人爲我使之不暇而暇使我乎故予之金不受予之爵不受且曰爲人而卽有取商賈之事也又曰吾與富貴而絀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逃之海上終身不見視蘇張之朝秦苒楚貪榮名而忘後患相去徑庭矣故吾謂仲連可方越之少伯漢之子房唐之長源皆能超然遠舉而不嬰世累如云高節則未也孔子順其知之矣

賈誼論

常安

一代之興必有懷才抱德磊落不羣之士生於其間其言論

八旗文經卷八

論辨四

二

風采皆足以經緯天地開濟民物於以見造化之生人有獨異焉不可以年齒拘也如必老而後可用則是士之鍾靈毓秀無論其不遇也卽遇矣而日月易邁不足以盡其抱負遺恨實深則漢之賈生是也方吳公薦生於文帝帝召爲博士時年甫弱冠耳每詔令下議老臣勳舊皆不能言生盡爲之對人人各如其意之所出一歲之閒遷至大中大夫生於此時亦不可謂之不遇雖然高帝除秦苛政未遑致治至文帝之時固世運升降之會興道更化之秋也儻能盡革秦弊復三代盛時使漢治之隆媲美詩書詎不甚易乃賈生勸帝以改正朔易服色興漢樂定漢制而帝謙讓未遑後之人是以深爲帝惜也帝深知賈生待以公卿之位而絳灌輩短之出爲長沙王太傅及帝思之不置召見宣室惟問以鬼神之事

於當世政治之大默不加意尋以爲梁太傅當是時生蓋見
帝具大有爲之資生又抱大有爲之才而處非其位何由一
展其蘊爲天下後世賴乎故爲危激之言進治安之策冀帝
之釋然生悟沛然一往也帝不能用而生齎志以歿後之人
是以爲生惜也且當時絳灌之徒所以短生者曰年少耳夫
生年誠少然絳灌老矣夫何以於國家治具聲名文物之大
略無裨益雖老又何益耶是故嘉誦嘉猷者國家之所甚賴
也不得其人則思之得其人而不使之見諸行事豈非絳灌
之罪乎至世之論生者紛紛然多致其刻責之辭夫士君子
生世不同而用世亦異要惟不悖於道雖聖人必許之矣況
生當漢之方盛秦弊未革而諄諄以復古爲懷此其趨向之
高經綸之大豈王安石之流所敢擬哉如必刻爲之論是使
古今無一全人也不亦異乎若其以孔墨並稱程子譏其所
學之卑則是淵源所出生殆無以自解云

王景論

常安

河渠書之言善治水者察高下順水性惟利導之而已無他
繆巧以爭勝也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治土而防其川猶
止兒囁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故善爲川者
決之使導善爲民者宣之使言古之治水莫神於禹自醜渠
引河九澤旣陂而後水由地中行行其所無事正利導之謂
也列國如蜀守李冰鄴令西門豹又有史起鄭國成渠而田
不爲害漢兒寬延年輩出言水利作事類古制然未有不立
水門蓄洩時其啓閉而收灌溉之功者永平十二年議修汴

渠其時薦王景博羣書擅天文術數能理水以是膺召問發卒數十萬與王吳治渠防起滎陽至千乘海口千餘里巨任也景卒能度地審勢鑿山截澗疏決壅積更立水門令水相洄注無滲漏以衛田斯誠學古有獲治水其一節之長者乎使景秉國鈞當建初之狂瀾障百川而東之應必有可觀者乃以廬江太守終教民以耕織著書於卜筮術數之末用違其才矣惜哉景爲樂浪人閔之子閔忠義讓列侯爵史書褒美景賢能固無忝於所生而自安義分不求顯達殆讀易而參其微者歟考載籍而知長白巫閭靈氣之所鍾自漢代而已盛豈徒然哉

嚴光論

常安

光武故人嚴子陵者觀其志節高尚不屈豈莊生所稱巢父許由卞隨務光之流哉夫人倫莫大乎君臣士生而爲天下用苟懷抱利器枕棲山谷徒善其身而忘乎天下民物之待命乎我未見其爲大也子陵豈巢許務光之流哉子陵髫鬣時卽與帝游則子陵之生平帝宜知之稔矣及帝卽位物色訪之得之於齊使者三反而子陵始至尋引入共臥子陵足加帝腹上千星象拜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是以天下之人咸以巢許輩目之雖然子陵非由光之倫也帝之待之者未進於道耳帝之言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邪夫下之云者屈之也將臣而使之若諫大夫之拜是也不知子陵故人也天下士也故人若可屈而天下士則不可屈故子陵不受爵雖帝亦無所屈矣不然將無所不屈矣帝徒知下之

不能而不知子陵之有所不可故曰未進於道也或曰當王莽之世光武初興子陵不能如鄧禹之追攀又不能如班彪馬援之獨見何以知其爲天下士也曰所謂天下士者不以道義與天下相市非若才智之倫必究其成功而享其榮利也子陵遭王莽則遜世無悶矣遇光武則不事王侯矣是不獨鄧禹輩在其包容之中卽帝亦不出乎度量之外非天下士而能如是乎哉然則帝之所以待之者將若之何曰故人者賓也從而賓之爲之置館於京師歌鹿鳴以燕享之而不使其賦白駒於空谷則帝之所以待之者得其道而子陵宜可以相安也帝不此之出及子陵去後亦不聞有繼見之歡繼粟繼肉之養則帝之於故人已薄乎嗟乎帝之所以若彼者勢分有未忘耳故其語鄧禹曰欲富貴耶我能專除拜是以勢餌禹也於子陵又欲下之是以待禹者待子陵也夫鄧禹之於富貴尙猶不屑況子陵乎使帝能忘其勢而進於道則子陵必不自儕於巢許而建武之治當必更有隆焉者矣惜哉

謝安論

常安

遇大故而意氣不驚經倉猝而神明不惑弭變患於優游樽俎之間奏勳庸於從容談笑之際此其才與量過人遠大而非負其客氣外彊中乾謬矜蹶張妄圖僥倖者所可同日語也晉謝安少負重名人期公輔淮淝之役違眾舉親卒能克敵而王羲之有虛談廢務浮文妨要之譏後世遂謂其游宴是耽無心匡復竊以爲不然蓋安處內外擾攘之秋而能鎮

定以持其機以弱爲強以靜待動可謂善藏其鋒者也今有百鈞於此怯者望而卻步小有力者竭蹶而前惟恐不勝孟賁烏獲舉之如拾塊然此無他度己之力有以勝之也當持秦南下百萬之眾投鞭可以斷流舉朝震恐安爲中外所倚重假令臨事惴慄稍示倉皇人心搖惑國勢阽危風聲鶴唳之憂將不在秦軍而在晉之士卒矣惟是處之晏如知人善任羣帥收效命之功強寇從京觀之戮九鼎奠安江左綏戢安之措置亦遠矣哉或以不授元方略爲輕於任事不知兵事神密呼吸百變曳柴揚塵虎皮蒙馬曷嘗請命於中軍惟用得其人使無中制之虞斯有獨斷之效不然十羊九牧右絀左支跋前疐後其奚以濟且安原非絕意經綸惟知養望者也爲君不易爲臣獨難桓伊撫箏而歌安捋鬚流涕其希

懷姬且致治隆平之思千載而下如見其咨嗟惻愴之情若云神州陸沈清談之罪此王夷甫諸人責耳謝何與乎人臣事君職守不同自處亦異疆場之將受命臨戎則聞雞起舞當如祖逖掩泣登舟當如溫嶠運甕習勤當如陶侃如其稱師傅之尊膺論道之任而與偏裨爭汗馬之勞徒見其紛紜而不靖耳至於強敵創虜仍然偏安則又度其力之未能遠及不得不隱忍俟時而白雞示兆齋志以終固歷數之不可回者矣方晉之微不避艱難以圖興復莫如劉琨而志大才疏扭於輕躁授命鮮卑反是以觀則安之聲色不動而措宗社於磐石其才與量居何等也特量浮於才斯其才隱耳以是知右軍之言概以救晉之流弊非專譏東山明矣

國家以奸人致禍敗而以君子償鋒鏑天下見其剖心碎首
百折不回之志莫不歎之甚或爲歛歔泣下以君子定
禍敗而使奸人操短長後世指其憂讒畏謗隱忍自全之計
居然訾而議之遂至心迹掩抑此則忠臣義士所以生抱不
白之冤死負含垢之累徒以滋責備賢者之論而莫思觀過
知仁之義此亦清議之過而未嘗設身處地以相衡無怪乎
遭俗之士欲求知己一人於千載以下而終不可得也唐臨
淮王李光弼史臣謂有良將風而惜其拙於謀已論者遂以
不朝一節爲終身之咎嗚呼光弼而果徒自計者哉方其時
寇賊充斥露齒蔽野光弼策創鉏之餘當新張之寇以疲敝
之卒守懸磬之壘出奇制勝以弱爲強向使稍有瞻徇則當
哥舒旣敗潼關失守百寮潰散何爲井陘之入靈武之役奔
走而不遑至如賊乘勝西嚮洛危偏難守何不可從韋陟之
言益陝兵保潼關何爲移軍河陽北阻澤潞中渾之戰心力
交竭且光弼亦非不知君臣之義者也史思明宴太原城下
倡優居臺上斬指天子是直謂唐人已散之紀綱可供逆賊
無端之笑語而光弼禽而取之卒致牙帳遠徙唐之威靈幾
於復振繼而石橋夜進賊氛甚熾光弼納刀於鞞曰萬不一
捷當自刎以謝天子至於麾旗至地賊眾披靡俘斬過當西
向拜舞感動三軍是其不以寵利自私而忘身忘家以心乎
我后也明矣且夫人臣營私必先以懼罪之意人臣懼罪必
當其負過之時邛山之敗棄河陽陷懷州此時召之入覲安
知責讓不生於意外也而卽委軍以朝讓官以自罰固以此

身爲不復自有之身而付榮辱於不計也豈有勳名已成眷注益厚而遽中懷反側使畢世苦心戮力經百戰而成之功甘心坐棄者乎卽曰功高爲物所忌勳猷旣立媚嫉旋生雖有豪傑不得不稍爲委蛇而光弼亦非輕爲搖動者也禽安太清楊希仲僕固懷恩媚光弼功陰使中人督戰以致中伏而敗媒孽之端顯然可見而猶入徐州收許州破朝義斬袁晁蓋凝重得之天性固非浮言所能奪耳然則吐蕃之入寇光弼何爲遷延不行曰讒人在外則動君以勢而劫制之情有時而破讒人在內則蔽君以術而傾險之思不售不止彼程元振者以凶狡之才在左右之地而又嘗破張皇后之謀擁立太子者也代宗之任光弼不如其德元振自占小人得君一言見聽則喜於威勢之已張一言不售則忿其前謀之

不效故狼戾旣蓄於心賢士大夫早中其毒所傷猶淺意爲觀望任其輾轉流毒必深受禍益慘豈以光弼之智而見不及此乎顧魚朝恩與程元振皆身爲宦寺殘虐搢紳安慶緒敗於相州光弼欲乘勝而前朝恩不從果致史思明來救諸將皆潰其負慙者一懷州初收光弼言賊未可輕動朝恩信思明之謀一敗不支其負慙者二慙之深則忌之至而何以獨異元振曰此尤足見光弼之苦心而令人爲之飲泣者矣光弼自從王忠嗣以來受斧鉞數十年矣苟可以安其身效其力終始行間以功名自完有震世之勳而無纖芥之玷亦爲人臣者所爲撫心而無憾者也何爲朝恩之怨未消元振之忌復起昔曾參之母方織有告以其子殺人者一至再至母織自若及乎三至投梭而起嗟夫主臣之與母子情則有

聞矣魚朝恩程元振之獲寵信於代宗與汎汎人言又有聞
矣光弼其能使代宗之心堅於曾參之母哉來瑱手破劇賊
功在河山不過以元振請託不從遂至身首異處彭越醢韓
信誅而黥布乃不得不反驪山之徒猶令人原而況功業卓
卓如臨淮者耶議者將曰果若是將光弼不待詔書徑歸徐
州爲可以無罪曰是烏得無罪也君子見幾而作秦檜之專
政韓世忠騎驢游湖上口不言兵岳武穆鞠躬盡瘁身嬰大
戮夫亦各行其是也光弼果無務於一時之勳而克秉其幾
先之哲則當魚朝恩觀軍容之始卽當翩然徑去至於事權
已屬嫌釁已成進不能片言格主去君側之奸退不能束身
歸闕守朝廷之制惟是擁兵自便試思臨戎豈遷延之地專
閫豈避禍之時君臣之閒拘於形迹互相嫌疑是誰之爲歟

吾人持論當得其平司馬遷傳廉頗頗議救關與之失本傳不
載見之趙奢傳中酈食其立六國之謬本傳不載見之畱侯
傳中以此二人功十而過一故本傳略之他傳發之其與善
也直而寬卽此爲例而論臨淮者可得三代之直矣而吾獨
爲唐惜也臨淮以一代偉人爲閹腐所牽制臨淮尙且畏禍
天下英豪誰不解體假令立太宗之朝何難與袁鄂比隆至
受節制於宦寺之手聽臧否於傾側之羣爲國家奠宗廟社
稷而不能自必其身爲舉世除元惡大憝而不能自保其繼
委所生於雲山之外而不能就養以言歡望君門於九重之
上而不能廣歌以奉主負疚以終惓惓乎幾不瞑目傳之青
史無識者旣不難肆其譏評卽遇有心之人憐之惜之而終
不能爲之委曲而迴護也豈不痛哉夫惟汾陽所遇與臨淮

同而處之則異矣是以君子貴至誠以御物知命而達天

韓琦論

常安

宋史贊韓魏公相三朝立二帝厥功大矣當治平疑危之際
兩宮幾成嫌隙公處之裕如卒安社稷歐公謂其臨大事決
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其量大也
所謂量者何取譬於物之名也今夫斗之量足以受升斛之
量足以受斗推此而上量愈大其所受亦愈大使人有知而
吾欲用其明則知者退矣人有才而吾欲用其能則才者退
矣究之用己之明用己之能不能成一事建一功皆其量不
足以受物而物亦莫爲之受也今觀魏公之在朝廷淡然泊
然不見其設施之跡而包容吐納渾乎如元氣之運藹乎如
春風之噓兵農禮樂皆囿於範圍之內故當天下之大任居
天下之令名而無愧也公遺事史傳多缺無論撤簾大勳失
於編記甚惜史裁其在政府時嘗與范文正論不合文正拂衣
起忿形於色公徐把其袂曰希文不容更商量耶和氣可掬
文正亦釋然歐公不信河圖公與輔政未嘗一言及易或謂
公之相業無愧古人獨文學不逮公曰吾爲相經緯天地歐
陽永叔爲學士潤色鴻業天下文章莫大於是斯言尤可以
見其所存矣夫賢與賢相處時多異同其流遂至於分門立
戶紛爭不已而較短絜長思欲上人之心君子不免獨魏公
之量無所不容故功業稱之此相臣之極則也夫

姚景行論

常安

存好大喜功之見希萬一或就之勳幸則無益於國家而隱憂伏於事後不幸則有傷於國體而變故生於意外故君而好召禍於鄰邦此以國爲嘗試者也臣而好邀功於異域此以君爲孤注者也遼道宗有意伐宋召姚景行問曰宋人好生邊事何如嗚呼何其闇於計也考遼之地自太祖起臨潢併渤海得城邑之居百有三太宗割古幽并營之地而跨有之然皆近邊陲遠中國其人長於射獵短於耕桑徒以濱山帶海風氣剛勁善戰耐寒稱雄耳故論遼之兵力自守則有餘伐人則不足論遼之於宋兵興則宋困而遼亦受其敝兵止則宋寧而遼亦獲其利此必然之勢也聖宗之初屢有侵伐勝負迭見自統和十二年和議始興漸通往來繼定歲幣及道宗踐祚始則遣蕭誦魯等以先帝遺物與宋而宋卽遣使會興宗之葬次以太皇太后之喪報哀於宋而宋卽遣使奉宋主繪像於遼考之於史未見有不可解之讎也道宗何爲使兵端忽開耶景行舉成約以止之指先帝以實之意深遠哉道宗狃於先世之捷頓欲南征萬一兵戎失利岐州復侵固安繼陷其能立制宋人死命乎卽如涿州之役自宋兵旣入以後重以海峽之備申以偏師之助董以休哥之軍至親駐駝羅口趣東征兵馬以應援而僅得復中間猶有飛狐之敗雲州之失其能保師旅繼興無失算乎不甯惟是馬乏則括民馬甲闕則取顯州之甲偶一爲焉已屬苟且而謂可常繼乎不能常繼其奚以爲供又兩國交兵人心動搖趙希贊一叛而朔州非遼有矣任雄再叛而應州非遼有矣能保無相繼而起者乎且遼之力能強於瀟淵之時乎渡河之役

何如而謂可盡得志乎諸葛武侯欲出祁山則修好於吳儻
遼與宋兵連禍結而高麗西夏乘之能必無興化之挫蕭惠
之軀乎故景行所對乃老成之見必不可易者也夫抵人君
享已成之業席富庶之餘輒生侈大之恩漢武帝時承平已
久寵任衛霍外內驛騷而天下卒以困敝令景行稍有依違
希功生事安知不如景延廣徒以喪師而辱國也陳湯甘延
壽奏功絕域論者猶謂其開邊挑釁況功不可倖而勞費已
不貲者乎人臣事君當承平之日但當爲保泰之計不必思
以奇功自顯又當爲未然之防不得謂當前可恃李文靖公
爲相每取四方水旱盜賊上聞以逆折人主驕侈之心後卒
服其先見若景行其隱與合哉雖然景行亦非一意晏安無
心國事者也重元之亂時已告歸倉猝聞變卽收集行旅得
三百餘騎不待命而勤王其不履行陣冒矢石亦以賊平故
爾不然其能已於汗馬之役耶故若景行者可謂得謀國之
要者哉

馬人望論

常安

庸人喜爲無端之慷慨未幾而悔旋生貪夫好狗目前之小
利未幾而弊輒起君子則不然不可言者不言也言之則必
期其行一國非之不顧天下非之不顧不可行者不行也行
之則必要於久立子孫之朝猶食祖宗之德斯爲志定而識
精可以奏不世之功矣遼馬人望以均役之請獲罪當是時
一縣令耳非有專制之權也其益松山亦僅郵傳等苟以松
山之肥瘠與一己之得失相比其不可同日而語明矣百日

之內窘辱已經於前問對之時寬釋或邀於後與其若李北海爲干將算邪頓生缺折何如若蘇味道構稜可保無他而堅持前議不爲少屈其邀吐渾之喜得可大用之稱特意外耳萬一更逢其怒斥逐遠竄將何以能免然人望此時固止知役之宜均不計禍之可免也令去腹中之鱗甲而爲逢世之脂韋其所謂南山可移判不可改者謂之何哉且天下之事有一利必有一害利一而害百嗜利者疾趨弗顧以止見當前之利不知後日之害也智者不然其視患在當前如渴者欲飲解以甘漿沃以香醴必不以醜酒進也苟且趨功流毒後世其爲醜酒也大矣可漫試乎方其檢括戶口儻以綜覈者處此必下履畝之令行搜剔之法欺隱者重其征逃匿者倍其賦人望獨曰民產若括之無遺他日必長厚斂之門

蓋國可實而不可虛者也民可富而不可貧者也草野雷不盡之藏則民富民富而閭閻無凋敝之憂道路無轉徙之象國斯實矣不然左藏大盈蓄積非乏至於健兒立霜雪腹歉衣裳單識者哀之人望生平可稱述者甚多而大抵立意較然傳之後世而可守儻稍有依違則天祚之與乙辛不共之仇也人望旣奉命鞠治何爲獨處以平心不慮雷霆之及馬牛旗鼓軍興所需何爲悉除煩苛不虞變法之罪點吏黥則舞文之智可以永絕臨庫設則耗蠹之萌可以不滋史稱其畏慎又曰有守其信然矣雖然天祚之時遼事方劇以人望之老成致位台輔而不能早防其敗毋亦天方棄遼有未可爲人臣咎者歟抑亦榦里朶蕭奉先諸人之罪而人望可無責乎以其不可知者聽之天以其不可必者任之人而以其

可爲者盡之已是亦爲國任事之道也

內族襄論

常安

負果毅之才當倥偬之際而欲立功名垂竹帛作起桓之氣
易有蘊藉之度難金內族襄以昭祖五世孫結髮從戎至於
旣耄大小數十載摧堅陷銳如拉枯朽意氣亦偉矣雖然第
以軍功論則如史屹搭之驍勇宗浩之智謀與襄亦大略相
等而世宗獨稱其蘊藉則固非一勇之夫徒恃剋桓自矜材
武者矣今考生平厚重守法鎮靜不擾吏有所白必問諸相
云何擇其可者從之昔子產相鄭將有諸侯之事則使裨謀
謀以適野參之子太叔公孫揮而後行若襄之虛衷集益用
意其盡有異邪至謂省事不如省官則尤爲識治之要何也

八旗之經卷八

論辨四

四

人第知因事以設官不知因官而滋事一職臺閣任之復使
冗吏參之一事有司主之復以權要監之意見不合則紛紜
以生法令多歧則欲從算適國有更張之虞人多掣肘之患
何如截然畫一者之爲愈乎若夫受命臨戎好爲誅戮亦非
盡出於不得已或恃於勇敢謂殺敵可以有功或懼於後禍
謂阡降可以無患古今來如白起之阡趙卒不知其幾而襄
於德壽之畔諸亂乘隙剽略則請移諸內地有問之者曰亂
雖雜類亦我邊民若撫以恩焉能無感卒厚爲撫綏諸亂終
無他變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聖王之訓不謂襄之隱與合也
至兵之與民一體相關閭閻得保其父子朝廷乃得有其實
稅徵車賦馬將流離者供之乎抑康阜者供之乎飛芻輓粟
將轉死者職之乎抑保聚者職之乎此不待再計而知也如

以時方多事不妨損民以足軍所謂反裘負薪竟不知皮之不存毛將焉附者也襄職在軍旅而出粟以便民意深遠哉其他去監軍之制放僧道之僕守郊祀之舊止清閑之署皆能從容酌量紛擾不生若襄者其以武人而知大體者矣雖然吾尤爲金之君難之也士君子所得自主者忠勤所不能自保者讒閒方其捐軀爲國人君信之如左右手一旦讒言既入加諸膝者倏墜諸淵疏忌日甚昭雪無從亦千古之通恨也而當時有作僞書欲搆以罪者卽轉以相付樂羊克中山魏文侯示之謗書一篋其亦有不謀而合者哉要亦襄之蘊藉有以致之耳向使急於見功果於自任矜張不已嫌隙必生雖欲以功名自保其可得乎至如長濼之征七戰皆勝裊嶺之役陷泉幾平穹中膝而不顧臨間道以先登史載甚詳故不復論而特論其措置安詳態度容與有輕裘緩帶之風可以爲武臣之則者如此

曾銑論

常安

希不可易就之功於舉世不爲之日慨然出其身爲國家任勞任怨必上度其君下度其同朝共事之人若權臣在外而吾身在內令不可得而行也權臣在內而吾身在外志不可得而遂也令不行志不遂則必爭爭則人主必有所左右於其間君子勝無必殺小人之小小人勝有甘心君子之勢遂至身與家俱糜而國事益隳算如量時而動無以志大才疏滋後日之悔而已曾銑甫莅遼東卽能治廣寧兵變誅首惡定遼地繼撫山東山西各著功勳及總督陝西三邊軍務以

數千兵駐塞門能使寇十萬餘騎敗衄潛逃其績亦懋矣哉
卒以復套不果身嬰大戮妻子流離則以自恃得君感知遇
而圖報稱而不知君恩之不可終恃也倚仗夏言謂輔臣可
以格主而不知輔臣之不能自保也在嚴嵩無必於殺銑之
意而非是則無以傾夏言則借以行其忍世宗亦無殺言之
心而言存嵩之寵不固則因以行其私其於人才何惜焉國
事何計焉考明之時邊患日滋而固原爲甚固原自火篩入
據河套遂爲敵衝於是不但備靖虜而且改平涼之開成縣
爲固原州隸以四衛設總制府令河套得復則我之守禦有
人俺荅之畜牧無所進不能犯山西則東自平刑西至偏關
雁門甯武大同老營堡皆得晏然無事而遼薊客兵三關主
兵士著驍銳皆可不事矣退不能擾宣府則不能轉趨遼薊
而潮河川白馬關古北口石匠營密雲懷柔皆可高枕以臥
而四正四隅之計可以不設矣故河套之復爲明時切要之
計無有過於此者也然則不慮開邊以挑釁乎曰挑釁者本
無釁端自我啟之也河套本中國故地後舍黃河衛東勝又
撤東勝就延綏套地遂失孝宗以前猶每歲搜套繼而任其
出入故楊一清欲復守東勝因河爲固使河套千里沃壤歸
我耕牧則陝右可以息肩至銑之時患愈劇矣吉囊日熾震
畿輔擾關中無歲不有師警腹心之疾早除一日卽省一日
之滋蔓此銑之所以急急也譬如人有患癰勢已成針之灸
之非極其痛苦不可畏針灸之痛聽其癘毒浸淫於榮衛至
於不可復救而一旦潰決以死可乎明之於河套征之則變
速而禍小聽之則變遲而禍大必然之理也卽曰彼騎一呼

可集我軍數萬來往甚難然我卽不能保彼之不入乎今日言賁明日言款而擄掠隨之俺答之釁不生於柔服之未至而生於柔服之已過也明甚與其聽彼侵掠何如大爲撻伐我之問罪有名則彼之覬覦可息昔契丹寇澶淵眞宗不渡河寇必不可得而退人臣受命臨戎心懷規避以社稷之憂貽君父以擾攘之害貽後人是則趙充國與段熲之所竊笑矣河套旣不可不復則銑之謀不可不用銑之誅乃國家之不幸於銑何尤而吾終以爲銑咎者則以觀時知人之未審也銑入議之上雖受不世之知不能敵嚴嵩之寵蒿子世蕃熟悉中外官之肥瘠賄賂豪髮不能隱而銑所居固蒿父子營利之藪也前後將帥皆以賄進銑素廉家無餘貲其不能爲債帥又明甚此而欲久居其位是直以嚴嵩爲表度也

可謂知人乎使無河套之舉銑亦不得安但或罷或斥尙未可知其所以必致之死者固嵩之老謀深計而亦其勢之不得不然也嵩旣攬權必不樂夏言之出其上盛氣相凌至斥逐其黨而不敢救銜之固已刺骨矣適言繼妻父者銑同里人也銑以此得交於言嵩卽以此偵言而陷銑其城府之深機穽之密銑安所逃哉且世宗之英察自用堅護其短嵩所深知銑旣屢被優旨攻銑是攻世宗也以嵩之奸豈肯出於此故惟學鷺鳥之擊先戢其羽猛獸之搏先匿其形方世宗向銑之時夏言欲倚以成功嵩曷嘗一刻忘銑與言哉而時尙未可隱忍以俟衰銑之旨若不與聞預爲擊銑之地而銑與言懵然不知可謂不能觀時矣一旦世宗頓異初心夏言束手無措嵩固已撫膺稱快卽力言套不可復顯然攻言而

世宗果遣官逮銑事機之轉開不容髮奸人之可畏固如是哉雖然銑與言相倚者也銑雖被逮而未必其果殺也銑之身不死則言之罪不極言得在位必修怨於嵩嵩危矣因思仇鸞者鎮甘肅時爲銑所劾勢不兩立於是假手於鸞以堅世宗之心而銑之獄成銑之獄成而言之罪不可逭此所謂一網打盡者也若夫鸞之阻撓有憑而銑之膽智素著即欲罪之又奚以罪夫事勢在曖昧之間情形在遼邈之域而又爲人主所深嫉此可不待左驗而決者也假之以交關重之以剋滅誣之以掩敗雖瀆綱不承而世宗已深入其說嗚呼算須有三字何難定武穆之案乎千古巨奸何若合符節耶銑死言繼而嵩益得肆其毒矣故論銑之才或可以復河套而論銑之時必不可復河套者也明哲保身其斯爲有志功名者之炯戒哉

八旗文經卷第九

論辨丁

常安明儒論

常安尙儉論上

常安尙儉論下

常安眞僞辨

常安武帝斥方士罷田輪臺說

常安謙說

常安制鼠說

常安史評 錄二

明儒論

常安

八旗文經卷九

論辨丁

一

見道與立功孰難曰見道難見道而不必立功與立功而不能見道孰勝曰見道勝蓋見道則一生之事已了若功名之士吾知其所欠缺尙多矣自明以來儒之以功名著者莫如王守仁其潛心力學以斯道爲己任者亦莫如王守仁而嘗議之加卒不少恕毋亦生平所見與諸儒有大相刺謬者歟竊嘗統而論之大抵敦篤者其始不尙捷得之功其後亦無流傳之弊敏悟者一時標領會之奇異日轉滋游移之患此不易之論也考明之儒上接何王金許之傳其宗旨尙存條教不失故范祖幹誠意慎獨葉儀理明識高曹端學務躬行胡敬齋功先戒懼謝應芳崇正闢邪陳謹變化氣質賀欽反身實踐邵寶致知力行王時槐居敬窮理後至顧憲成高攀龍之屬皆務敦篤屏虛無而吳康齋之仔肩伊洛蔡虛齋之

不愧衮影尤爲邃密此皆循序而進確有階級者也若陳獻章則以靜爲主灑然獨得有鳶飛魚躍之趣趙汭澄心默坐陳真晟靜坐潛息婁克貞以何思何慮爲要旨此皆略去言詮獨誇神會者也而最謬者莫如良知之學其說倡自陽明自謂寂處窮荒恍然有悟力宗象山並有疑於紫陽集注或問之解其後反覆辨析暢厥宗旨者爲徐愛錢德洪力宗其說講學不倦者爲歐陽德若王畿受業守仁之門尤善談說雜以禪機故浮誕不逞之輩附之有龍谿弟子之名又王艮亦受業守仁持論駕師說之上務益高遠出入二氏當時如桂萼謂守仁事不師古言不稱師欲立異以爲高則非朱子格物致知之論知眾論之不予則爲朱子晚年論定之書雖出讒謗之口其實有以自取之也羅欽順亦謂聖門設教文

行兼資力闢其理無內外性無內外之旨湛若水雖與守仁同講學而亦訾其格物之說與所言方寸之心然則守仁之學不旣入於邪乎雖然非盡守仁之過也不善學其學者之過也嘗考羅洪先亦宗良知而其闢王畿則曰世豈有現成良知吳悌亦從守仁游而清修果介中有實得何廷仁從守仁於桶岡於浙東而有爲過高之論者則曰此非吾師言劉邦采受業守仁而有以揣摩爲妙悟縱恣爲自然者則極言排斥劉文敏謁守仁於里第而以高談虛悟炫末離本爲德之賊劉良器宗良知而踐履平實尤時熙奉傳習錄而議論必切日用不爲空虛隱怪之談鄧張傳良知之學而以讚品端志潔元怵矩矱儼然無禪寂之病元錫淵源守仁而力排心學所謂惟學無覺卽無餘蘊者皆擯而不取是陽明當日

雖謂致知格物當自求諸心而猶未若後世之甚也岷山之
源始不過濫觴其流四出乃致浸天浴日守仁倡之之過不
能免矣必如許孚遠所言文成宗旨與聖門不異烏乎可哉
聖門用功銖積寸累豈有崇簡易尚徑直之說故學之正者
惟辭文清公爲不可及充養粹密言動可師所作讀書錄皆
平易簡切游其門者如閻禹錫學務躬行余祐性書三卷力
宗宋儒而終以體用不偏動靜交力使守仁之徒無從置喙
焉以致轉相付授由段堅李景以及周蕙及辭敬之李錦王
爵夏尙朴由辭敬之及呂柟皆確守程朱不參異說其視陽
明之教何如也至於中無定見彼此互爲周旋如甘泉諸及
門又其不足道者矣故論守仁之功則始平桶岡繼擒宸濠
終以藤峽石門之捷循循儒者而躬擐甲冑出入鋒刃之間

聲色不動敵人授首尤難其功成不居付宸濠於張永入諸
嬖名於捷音之中聞召卽至無須臾觀望令胸中稍有渣滓
必喋喋爭訟不已不然亦必作鬱鬱無聊之態而恬然處之
如未嘗有其事者蓋其所得於道學者深矣特惜其所見太
高有上達之機無下學之事夫登高自卑道有固然舍卑言
高並所爲高者亦誤也何惑乎邪說之士有所託以藉口乎
後世學者守文清之訓敏者可以達天知性其次亦不失爲
尺步繩趨與諸儒之循塗守轍者等不然卽一變而爲江門
猶恐開人以便捷之想也況姚江乎哉

謂矣矣心尚儉論上兩言文如宗旨應聖門不異爲平何哉

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又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

也。蓋固左傳云：儉德之共也。記有之國奢示之以儉，國儉示之以禮。儉固德禮所從出乎？先王酌人情而定禮，貴得其中。原未有所謂奢與儉者，自人之踵事增華，日漓其質，故嗜慾起而恣肆，生奇淫進而玩好熾，遂有窮竭美好，僭妄取咎者。聖人憂之，始教之儉制節，謹度以防其蕩佚，擗節愛養以留其有餘，所以正其趨反其本者，其意深矣。且儉者簡易之謂，非廢禮之謂也。故淡泊以居，心澹樸以守，分不貴難得之貨，不實無用之器，食之以時，用之以漸，繁文縟節可已，則止是謂得之。古者耕田而食，鑿井而飲，月有所積，歲有所藏，以備不虞，皆無所求美也。衛荆之居室，孔子善之，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傳亦不譏苟，或相矜以僞，相尚以文，車輿極於雕飾，器用逐於豐盈，翡翠犀象之玩，充於前，奇珍瑰異之供，列於後。

錙銖而積之泥沙，而用之徒亂其目，淫其耳，隘其口，嬰其心如之，何其能儉哉！夫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病女紅者也。農事傷，女工病，則饑之本而寒之源也。禹之菲飲食，惡衣服，成王知稼穡之艱難，皆所以防其饑寒，而清其源本也。今試與之言禮，非不知隆升降之文，壯冠佩之容，與其曠日煩民而無所用，不若得其恭敬焉而已矣。又試與之觀樂，非不知陳鼓鐘揚干羽之爲盛，與其費財亂制，不若取足合歡宣意而已矣。審是而奇巧在所必黜，華飾無所用也。虛糜在所必節，貧家亦甚便也。人奈何不此之察而爭趨習尚，流於胡底哉！往者素封之家，瞬焉中落，多本於奢，後雖欲儉而不能，亦悔於厥心而已無及也。故司馬文正云：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

尙儉論下

常安

夫人飲食男女之情生而已然故百物之備皆務順適其意而後已昔之聖人不遽絕其情惟從而爲之節使之食以時用以禮故豐者不至於過而約者不至於不足三代衰先王之教微井田廢而兼幷興天下邪放之民不安於禮義之防以縱其恣睢曠蕩之欲於是貧富相耀奢侈相誇而天下之謀生者岌岌矣嗚呼亦有以崇儉之說告之者乎夫糜財以廣欲不如節欲以惜財之無匱也吾試以恆情言之方其困時所望不過十金之資計其衣食之費妻子之奉出入於十金之中寬然而有餘及其旣足則心日放所入寡而所出益廣不知罪其欲之不節而以爲財之不足此其爲患誠不知其所終也古者不尙金玉不衣綺繡不貴珍奇之貨不求無用之器其居室也狹隘其自奉也儉樸而又謹身節用量入爲出吉凶賓嘉之禮莫不從其簡約故耕九餘三蓋藏饒足卒有族嫻之緩急鄰里之空乏可以通財而不憂其困窮今中人之家其有事也每與世家大族角逐爭勝以冠婚喪祭贈享之禮有去之甚易而無損存之無謂而取譏者矣吾姑舉其大端而其餘可以類推三年之喪附身附棺必誠必信此所謂送死大事也親朋之遠來問弔誠不可辭至奏樂延賓醊祭分帛豈有不得已於衷者耶及其葬也以藏棺也今多爲富馬冥仗之飾以送之固已過矣而又舉死者平生之衣服輿馬玩好之物不惟其藏而且焚之此何爲者耶人之生必有日猶之死必有期昔人於是日也慘然不樂謂之母

難宋王文正公必竟日坐父母墓側今不惟受賀而已又爲之酒食以樂之夫六十之年禮曰歲制謂之下壽或子孫思慰父祖之心設宴稱觴猶可言也若三十四之人亦張筵而稱慶豈以在己之算不能長存而幸其得至於三十四耶婚娶論財夷虜之道今又爲之廣置田宅僮僕以資之再如浮屠焚誦昔人所戒初喪用之已屬無益今又有所謂陰壽廣召釋徒名曰祈福其爲費豈勝計哉夫中人之家仰事俯育極胼手胝足終歲之勤劬竊恐不足自食其力而況多此無益之費其何能堪吾以爲凡若此者日求而去之則儉之道得矣又何至於岌岌也

眞僞辨

常安

八旗文經卷九

論辨丁

六

天下不患有眞小人而患有僞君子有時小人之所託較君子爲更摯此蘼蕪之與細辛辨之未可遽辨者也今有人於此白晝攫金於市其爲貪也不問可知若避白晝之攫而劫人於昏夜之中謂之爲廉可乎今之心懷叵測而飾貌修言以欺人於耳聞目見之地者皆昏夜之行劫者耳衛爲狄所滅野處漕邑齊桓公使公子無虧戍之以甲士予之以門材歸之以魚軒衛自是忘亡而何以不若湯之於葛王莽謙恭下士娶婢則奉之人以明其不私得玉則碎而與諸人以明其不吝而何以不若周公之吐握古云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若眞之與僞所差止在毫釐所謬將不止千里何以辨之辨之於立心而已心之公者一本於誠而出之以敬信故眞者之於世不矜才不尙詐不貪利而忘義不初終而易轍見孺

子入井動其惻隱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直與人安危榮落呼
吸相關而不敢以一毫私欲苟且償之者真也若僞者反是
禮必繁焉恭必足焉窺其脊肩諂笑有求親求密之意而實
則欲探其隙以乘之其心殆不可問縱隱微固不可見而聲
音笑貌若或呈之矣故可與共安樂而不可同患難者僞也
大抵論利害則僞者有時得功真者有時受過而論義理則
真者之非有勝僞者之是欲觀真之別於僞當並觀其獲過
之時或委曲纏繚行其心所不忍而過於肫摯或慷慨激烈
明其心所不爲而過於固執其偏至之處皆至誠流露之處
至於率其天真天日可格鬼神可通其所自得之樂有機巧
之夫萬萬不能及者又無論矣欲觀僞之別於真亦當並推
其受功之自倉猝之地人不及詳急難之頃人不暇擇往往

爲其所給而彼卽詔詔然謂矯詐之可恃不知時往事夷奸
宄悉露受其欺者爲君子則不屑相報而惟重以相防受其
欺者爲小人則不但踵以相酬而且更爲已甚又況功不可
致而奸回立白者且比比也噫嘻彼樂於爲僞不樂於爲真
者亦恃人之不能辨耳抑知人卽不能辨而苟有幾希可愧
之處恧然不安泚然汗下試縱觀古今來其終於不可辨之
事有幾也耶夫言僞而辨行僻而堅如少正卯者亦可爲小
人之雄且不免兩觀之誅誰謂僞之可爲哉君子不爲昭昭
信節不爲冥冥墮行豈懼人之工於辨而始去其粉飾敦夫
樸誠特觀人之法有不可混然無別者故爲論其大指如此

武帝斥方士罷田輪臺說

常安

漢武帝真英雄主哉其稟質明睿賦才俊邁初卽位罷黜百家表章六經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歷律豐功鴻業有三代之風但承文景恭儉之後國富兵強天下無事智蘊而無所施氣鬱而不能洩又不味仲舒勉強之言用申公力行之語當是時如水之將波鑑之將塵特無人焉爲之激之揚之耳未幾李少君以卻老之術用文成五利以神仙致鬼之技進於是起柏梁臺作承露盤凝思於蓬萊蛻形於海上高宇雲覆千里林錯較始皇而過之而文景之澤槁無餘潤矣使庸主處此溺而不悔貪而不明則漢之爲漢有不可知者而武帝獨能頓然覺悟諭羣臣曰朕卽位以來所爲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凡今事有傷害百姓靡費天下者悉罷之田千秋因請罷斥方士并候神人諸所建置上從之又嘗對羣臣歎曰向爲方士所欺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而已及後桑宏羊請遣卒田輪臺以威西國下詔深陳旣往之悔由是不復出軍此易所謂不遠復無祇悔顏子之不貳過也得不得不謂之英雄之主哉吾嘗謂人君之精神志氣必有所用惟爲人臣者引而置之於仁義中正之途則臻於堯舜之域不難誘而入之於聲色貨利之內則流爲桀紂之匹亦易武帝疏董仲舒不用而惟用卜式田蚡王恢桑宏羊等不究利害之實以致黔首耗散骨肉相殘幸而悔過自咎永繇漢祚雖謂如太甲之處桐自怨自艾處仁遷義也亦可

天道之所惡者盈也萬物之所忌者滿也盈則必虧滿則必覆矜伐者無全功沖退者有餘慶易著謙卦六爻皆吉書曰滿招損謙受益遏其欲斂其情乃能獲益以保其身老子曰保此道者不欲盈孔子觀宥卮而有持盈之訓皆所以鳴謙也況物盛而衰樂極而悲日中則昃月盈必缺彼不謙之招尤譬之鐸以聲自毀燭以明自燼魚以膏自煎虎豹之阱也以文因其著也故大智不智守之以愚大勇不勇守之以畏富貴廣大守之以儉盛德在躬守之以讓人知之爲知而不知不知之知人知逸之爲樂而不知勞之所以爲安有若無實若虛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自視欲然威儀抑抑和光同其塵雖蠻貊之邦行矣故曰汝惟不爭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若通一技察一言可以曲說而未可以肆應何則六合至大也千古至遠也藐焉一躬知識有限其何能及井畫不可與語大拘於隘也夏蟲不可與語寒篤於時也小器易盈者胡恢宏之有戒之戒之處愚稱德聖人爲之謀以其不爲物先而常制之能自下也所以爲德之柄堯之允恭克讓舜之溫恭允塞禹之不自滿假文王之小心翼翼孔子之溫良恭儉讓莫不以謙成如逞己而先人見功者功必敗恃才者才必竭不謙之弊不旋踵而立應故曰天道之所惡者盈萬物之所忌者滿可不慎哉可不慎哉

制鼠說

常安

夜理公牘漏下二十四刻羣鼠出穴漸近人促刺有聲不知

嚙何物心甚惡之頃焉聲益甚投之弗中散而復聚命小僮
亟伺之無得心頗恚更密其伺亦無得眾力怠鼠益肆鼠若
恃其黠而人莫能制者翌日購一狸畜之夜鼠闌然越日獲
數鼠聲始寂越日更獲數鼠若室不復知有鼠者噫甚矣夫
人爲萬物之靈可以役使羣動宰制百族區區一鼠莫措其
手豈人之智反出狸下哉而非然也驕驕捕鼠用違其才自
古惜之物猶有然而況人乎況於君子人乎蓋物莫不有所
制如五行之相尅君子制乎物而物各制其所制以交盡其
制之道適如君子之自爲制也卽如狸之制鼠是也故充
其義人不必物物而制之使能制者各制其制則物無不制
矣政不必事事而理之使能理者各理其理則政無不理矣
此人之所以靈於萬物者也

楊文敏建文二年成進士授編修燕兵逼城首先迎謁曰殿
下先謁陵乎先卽位乎以此二言結知成祖當斯時視建文
之存亡若秦越人之視肥瘠君子曰忍矣厥後屢登清要日
侍左右五次扈從北征邊將之賢否關塞之險易敵情之順
逆一一熟悉靡遺蓋其爲人疏闊果毅多謀善斷遇事敢爲
才識有不可及者然持論激發不能容人之過且受諂將賂
遺豈惑於卜商氏小德出入之語乎或謂文敏處國家大事
不愧唐之姚崇其不拘小節亦類之家頗富饒曾孫以貴敗
墮其家聲嗟乎天下有可以不建之功無可以偶受之賂君
子慎之

李文達當英宗內釁外攘之秋彌縫匡救後世稱爲賢相雖曰得君之故亦其才有以副之也節其獻納正本十策邊備一狀鑑古一錄其學純矣至因噎廢食之喻獨斷好息之言又何其諄且切耶若夫不以奪門爲功不欲卷舌偷位大體得矣而憲宗之得立尤賴公之以誠相感宜乎曹欽不能傷門達不能陷獲老壽而享榮名豈曰倖哉雖然遭父喪起復視事固不能無慙德而所著書願謂景帝爲荒淫者何說耶草莽之臣言君過尙曰誹謗況受恩不薄身蒙超擢位登侍郎乎且旣不能廷諍力沮於生前至著書乃曰臨文不諱之直筆豈未聞子爲父隱之爲直乎

八旗文經卷第十

論辨戊

阿桂 心悟 摘錄

七十一 準鳴爾傳論

宗室敦誠駁胡氏論段司農

宗室敦誠駁發明廣義論岳武穆

李堯文讀蕃夷諸將傳

法式善西涯考

宗室裕瑞文采說

覺羅增齡邪慝辨

麒麟原誠

錫纘宋太祖顧命論

八旗文經卷十

錫纘霍光論

心悟 摘錄

阿桂

論辨戊

觀人之法一曰觀其好惡以知其長短二曰觀其勤惰以知其成敗三曰觀其純駁以知其深淺四曰觀其大小以知其厚薄五曰觀其能否以知其偏全六曰觀其慎忽以知其誠僞七曰觀其交游以知其攻治好惡者情情發乎性性所長則情喜性所短則情惡好者學之所入惡者學之所止故自有學問以來未有學其所惡而棄其所好者夫矢志既誠加功自力然或猛於始懈於終或誘於外物或阻於境遇或見理未明誤聽人言以遷將怠者日損勤者日益矣五德其稱有偏有全一德獨舉有全有偏故能晰理能知人者智之純

能晰理不能料人者智之駁能成事能赴難者勇之純能赴難不能成事者勇之駁有人於此論細事則始末俱明論大事則利害倒置遇小敵則神色俱奮處大難則心思盡亂大小之殊厚薄攸分也非仁無以服眾非智無以知人非禮無以接物非信無以約民非義無以制事一有不足隨在見病好名之流能修飾於正人君子之前而竇漏於嬉笑狎暱之旁致慎於友朋初遇之時而敗露於起居寢食之久以此推之萬不失一好勝則鮮直交多忌則無良友喜諛則招枉毀異則自絕忘人之善言則良友自遠懷人之細過則密友日疏

聖人之情物來順應賢人之情守而不縱豪傑之情譽之不喜毀之不怒意之所激或過於高外之所施或過於厚英雄之情見利則起遇害則止一往直前天下算當小人之情較論毫微小得則喜小失則悲觸其所忌畢世不忘庸人之情喜怒哀樂因人而移不能自主一日數變算知其由

雜學似博而非博固陋似約而非約佻巧似乎警敏遲回似乎鄭重多疑似乎審詳輕聽似乎從諫自用似乎多能泛交似乎好賢又有外似靜默而實以藏拙言似直道而實以攻私語輕富貴似乎高潔而心實勢利動稱聖賢似乎正士而行實庸人且也貪似乎勤吝似乎儉瑣瑣爲計似乎切近之謀而無遠大之志犖犖不同似有崇高之慮而徒虛憍之氣温然似玉而其中未必有悠然似靜而其中無所守推之詐似智暴似勇苛似察很似強安可窮詰

心與口相應者其色誠心與口不相應者其色僞故僞仁則

覺額以憂人而無藹然之色僞敬則端方以相接而無欽服之色僞聽則首肯以相從而無欣慕之色僞約則怡然以相訂而無懇摯之色僞愛則柔容以待人而無神交之色僞譽則沖和以許人而無快足之色將叛則形合以親人而無神離疑之色色既明矣當審其神佯喜則色柔而神滯佯怒則色厲而神和佯哀則色慘而神舒佯樂則色溫而神阻且內疑者色相對而神自亂多忌者色相降而神剛復然又當觀人之異及所遭之不同凡貌豐厚者誠僞多藏羸弱者好惡易露善觀人者細推之

聽言之法聖賢已詳言之今則參觀以聲色其言善而氣足以達之者言有本也其言善其氣不足以副之者竊取乎人者也其聲前下而後高者持益堅也前高而後下者內不充也聲揚者肆也聲抑者敬也聲之高下與言相當者其言可信也美言而聲不和者謬也言甘而聲蕩然者誘也言寡而聲長者意有餘也言久而聲短者意不足也凡人聲音不與平素相合者必微察之

善觀人者不必於顯也以我之至靜鑒人之無心而大概自見故觀人必察其微微者私僞之所不及施而天真因以外見耳

庸人之情一曰暗二曰驕三曰吝四曰貪五曰狹六曰輕變七曰多疑八曰自用九曰輕聽

凡人之才質鮮能中和英明者長於應事短於晰理沈潛者長於晰理短於應事厚重者長於持久短於應變敏捷者長於應變短於持久豁達者長於作始短於深慮周密者長於

深慮短於作始勇敢者長於奮勵短於詳審謹慎者長於詳審短於奮勵貞誠者長於守經短於處變機智者長於處變短於守經善教人者因其長而推廣之善用其短也以彼之長而益此之短使彼此皆歸中正善用其短也

用人者必先知其性而識其才用其優而制其病然後能盡其長不然但暴其過而顯其所不能必多棄才矣然知人莫先于知性性者始終常變皆莫能外知其性則爲優爲病不求自得故用人者因其性而用之剛柔必相輔緩急必相資如動宜理繁劇靜宜識利害疏可斷大體密可慮事變彼此相需誠爲至要夫暴戾之人或時而可使者有所以制其不敢也背叛之子有時而暫用者有所諒其今此之未敢也此二者尙可用而況于偏才乎

入旗文經卷十

論辨尺

四

準噶爾傳論

七十一

椿園氏曰開國承家盛衰存亡之數天性人心之故也聖賢豪彊旨趣不同算不以收攬人心爲本夫以準噶爾之疆也其人頑健而殷繁其地險遠而龐雜上下輯睦勢總力一故恃其疆梁四出爲害及其敗也天兵西下勢如拉朽以百萬之眾萬里之地不二年閒誅戮幾無遺孑豈獨天厭其種類哉篡殺相尋人心雜馳勢散而不復合一之故也夫周以忠厚立國及其衰也雖七雄竝起而猶目天王漢以廉讓成風迨其季也雖愚庸負販而均思漢臘有風俗然後有人心所以固結之者深且遠也降自後世一敗塗地無怪其然以便嬖巧令爲長才以奴顏婢膝爲圓活風俗卑污廉恥道喪

人心亦因之不可問矣然執是說也不啻爲愚卽笑爲迂矣
尙何責乎準人之蠢類哉

駁胡氏論段司農

宗室敦誠

春秋之義責備賢者然不容苛求之也況又苛求之非理者乎
通鑑綱目云段秀實謀誅朱泚不克而死胡氏曰當亂兵入城天子出避胡不執羈勒以從而猶爲司農卿見幾不敏至
草草而死論已苛矣夫德宗幸奉天時與太子諸王及宦官官妾僅百餘人自北苑門出後官諸王不及隨者什七八羣臣皆不知乘輿所之公卽欲隨幸倉卒之際亦安知帝之所在而從之也觀賊遣騎士踰垣入劫之狀則賊不忘於公也明矣不忘於公必嚴守而固防之公縱知帝之所在又安

能脫而就之乎且夫公之未往奉天有益於國家也大矣當朱泚遣韓旻將銳兵三千聲言迎駕而實襲之也若非公詭爲符令旻還則奉天必失奉天一失則帝之存亡未可知者是帝之不危皆賴公未往之力也至於陳禍福說朱泚迎乘輿假使賊悟而聽之則乘輿之返必速兵戈之刃不交生民之業如故君臣之道復明又皆公未往之力也惜乎其未成也烏乎往哉縱使追而從之亦不過周旋帝側稍立一謀畫一策亦掣肘於盧杞輩而不能用韓旻之危其誰止之耶迨其事已急岐靈岳獨死公始勃然起以笏擊賊額灑血濺地與常山睢陽同軌公之勇賁育莫可及至今讀之如見公之鬚眉躍躍紙上也安得謂見幾不敏乎然則使當時賊銳稍衰而奉天得以有備不皆公一擊之功乎又得曰草草而死

耶當郭晞在邠州縱士卒暴掠其鋒亦不可犯也而公時爲下吏乃裂其卒晞一營大譟公獨詣之談笑而解且公室無姬妾非公會不飲酒聽樂則是生已不草草也又焉肯草草而死哉

駁發明廣義論岳武穆

宗室敦誠

天下事有不必議有不可議者不必議而議之已招贅言之譏況不可議而議之乎余讀史至岳武穆奉詔班師還鄂時未嘗不掩卷歎惋追想當日之時勢與公不得已之苦心彼時詔至公憤惋泣下東向再拜曰十年之功廢於一旦乃自鄖城引兵還民遮馬痛哭曰相公去我輩無唯類矣公取詔示之曰吾不得擅留遂班師還而廣義乃曰是不能用權必

八旗文經卷十

論辨

六

矯詔行之而後可且言公不知春秋而發明又曰昧於進退之機嗟乎責備賢者寧如是乎使詔果可矯也公詎舍已成之勢以致敗亡之途愚者不爲也公之奮忠義枕干戈者欲雪君父之大仇也而士卒之冒矢石暴骸骨者亦因公欲報君父之大仇也若矯詔焉是先無君矣其何以正名分鼓人心哉唐肅宗以郭子儀爲東都畿內山南東道河南諸道行營元帥時已行矣魚朝恩譖之於上召之卽遣使詔果可矯也何難敗史思明而後入見乎公非斯人之徒與然而一詔卽歸更無片言上陳安知非帝未明於指日可成之勢別有所議而詔之耶斯時必當陳不可班師之故或因此而止班師未可謂必無之事故公早思及此卽飛奏曰金人銳氣沮喪我豪傑向風士卒用命時不再來機難輕失只此可耳矯

詔烏乎可余謂深知春秋者亦莫如公孔子作春秋尊天子斥吳楚嚴君臣之分明上下之體史稱公少負氣節家貧力學尤好左氏春秋故於當時之事寧貽後世經權之譏不開人臣跋扈之志至發明引張良范蠡張翰二疏之事以惜公尤非通論張良佐漢滅楚功業已成見高帝於韓彭之事可爲寒心斯時而不從赤松子以游未免惺惺醢之慘范蠡輔越卒平吳國已報臣妾之恥況越王未可久事不去必有奇禍張翰更宜去者也當八王擾亂翰爲齊王問記室自應悔其不擇而出不去可乎吾猶謂秋風鱸魚之思不早耳二疏老矣彼時國家無事卽在朝亦不過傅太子耳何有於去不去也至於公斷不可去者也公以恢復爲己任當時能制金人與金人所甚畏者諸大將中惟公爲最推公之心以爲二帝蒙塵君王宵旰正臣子肝腦塗地之時故不用可耳殺之亦可耳脫一旦復使之將兵指日渡河收復中原雪二聖之恥辱解赤子於倒懸此公之苦心也惜乎黃龍府痛飲之志未酬卒死於權奸之手而投簪解組明哲保身之舉豈公所忍言哉夫豈張范二疏諸子所可同日而語者乎故吾謂公前不矯詔後不保身正其大義精忠卓然凜然於千古者尙何言哉尙何言哉而廣義又謂公之識時達權不及虞允文不過爲采石一戰耳此又成敗之論更不足辨

讀蕃夷諸將傳

李堯文

有唐蕃將類皆沈勇忠毅乘時自拔者也作傳次序年代以史大奈多戰功冠於篇然惟馮盎爲尤著盎之於唐漢之竇

融宋之錢鏐也當隋季崩蕩由漢陽太守奔還嶺表聚眾五萬禽賊高智臣沈寶徹克平二十餘州爲嶺南保障及唐之興鑿明順逆以地歸降其德識器量固有大過人者有子三十人克昌厥後也宜哉至如阿史社余以交河總管平高昌受賞獨取老弱陳獎其與郭孝恪等平龜茲也孝恪以金玉遺社余社余不受不惟有勇抑且能廉而阿史那孝忠者居父喪哀毀過人會以忠爲突厥左賢王出塞見使者必泣請入宿衛四十八年無纖隙至性不尤厚歟執失思力脫巾帶諫獵愛君且知禮契苾何力以薛萬均掩其追討吐骨渾伏允之功挺刃欲殺萬均及太宗欲以萬均官授思力乃曰恐四夷謂陛下重夷輕漢誣告益多且謂漢將皆然非示遠之意其識何遠也其視母于涼州也爲薛延陀毗伽所執拔刀

割耳自矢不屈從征高麗中稍創甚及得刺者高突勃騶以各爲其主舍之不殺至于平處月處密降九姓拔高麗戰績何多也黑齒常之擊贊婆于方張之時敗突厥于大至之會積穀開屯河源有備功亦偉矣乃死于周興之誣千古枉之李謹行當論欽陵驟至開門以伺欽陵氣奪智足赴其膽矣泉蓋男生迫於家難率眾附唐其子獻誠固辭善射之舉以來俊臣求貨不荅誣反以死良爲可哀李多祚率禁兵以除變孽中宗復辟功固云偉忠亦懋焉弓仁乃論欽陵之子閱戰數百未嘗有負子惟貞當周摯以二十萬之眾圍李光弼於河陽也惟貞以數千銳卒鑿門而出卒破周摯可謂世濟其美尉遲勝本王于闐感元宗之遇以國付弟率兵赴難其後父子兄弟交相讓國不旣賢乎此數人者其智名勇功雖

名將無以遠過而孝忠廉讓儼然儒者風焉彼夫以詩書發冢者如祝欽明淹該五經創僻說以說韋后宗楚客賦性明遠陳符命以媚中宗楊再思之阿匱取容竇懷貞之詐詭詔激廉恥道喪人類幾亡以視馮盎諸蕃將殆奴隸輿臺之不屑者也作史者卽接傳於崔楊竇視之後蓋深有慨矣

西涯考

法式善

納蘭容若淶水亭雜識云李長沙賜第在西長安門西俗呼李閣老衡衡是也其別業在北安門北集中西涯十二詠程篁墩學士和之有桔槔亭楊柳灣稻田菜園蓮池而響牖鐘鼓樓慈恩寺廣福觀皆在十二詠中今其遺址不可問當在越橋相近蓋響間卽越橋下間而鐘鼓樓則園中可遙望尔

湯西厓懷清堂集題李文正慈恩寺詩序云喬莊簡跋文衡山西涯圖云寺之後曰西涯考公懷麓堂集有西涯十二首第四篇卽慈恩寺其他如楊柳灣鐘鼓樓四詩中亦互見則慈恩寺在西涯東西涯之名所由來久公因以自號今亦不能復識其處公詩首篇云幾人城市此曾遊又云城中尚有山林在集中重經西涯有云城中風景夢中路又云禁城陰裏御河西慈恩寺偶成云城中第一佳山水則西涯之在城中無疑淶水亭雜識所云西涯有李長沙別業考其地在今德勝門西予近年數數經過見風漪彌望直接德勝橋而東有法華庵在意其爲當時之西涯所云積水潭海子亦卽此地但相去二百餘年圖中所有喬木蒼巖長橋斷岸亦不復能彷彿矣莊簡又云西涯公嶽降地公詩有淚痕應共水俱

流句又云撫今念舊爲此愴然集中如禪後述哀云應謝西
涯舊時柳泣風愁雨共依依又重經西涯云淚滿密縫衣上
線又云愛日漸非稚子歡又云慟哭兒童釣遊地白頭重到
爲何人則莊簡所言嶽降地者信有徵矣至涿水雜識所云
公有別業在北安門外或是舊業非別業也集中有李白洲
侍郎督復西涯舊業詩云三間矮屋一重樓則非園墅可知
其他若重經西涯云綠野無堂正憶裴又候馬北安門外游
慈恩寺詩云十年一到竟何能又重經西涯云重來又隔幾
寒暄又宿海子西涯舊鄰云東鄰舊路元相接若果別業尙
存何至隔幾寒暄經十年不一到卽令止宿何用舊鄰推此
而言不但無別業並舊業亦久廢矣公罷相後客至不能具
魚菜風操如此豈能更爲平泉木石計集所云督復舊業者

殆始終未之復也燕都游覽志云積水潭在都城西北隅東
西互二里餘南北半之俗呼海子套又云海子南岸舊有海
子橋亦名月橋俗呼三座橋又云銀錠橋在海子三座橋之
北北城中水際看西山第一勝處不似淨業湖之逼且障也
又云德勝橋在德勝門內西有積水潭水注橋下東行橋卑
不能渡舟湖中鼓柁人抵橋俱登岸空舟順流始得渡復登
舟東泛綠柳映坂縹萍漾波黍稷稻酌的原田高城數里
古色如一薜荔牆轉而南得黎光橋徑僻岸無行人古槐濃
樾覆陰如罨畫溪又云三聖庵在德勝街左巷後築觀稻亭
夏日桔槔之聲不減江南明一統志云大慈恩寺在府西海
子上舊名海印寺長安客話云海子橋北舊有海印寺宣德
間重建改名慈恩今廢爲厰何大復慈恩寺詩海子橋西寺

高橋御苑花朱國祚介石齋集宿淨業寺詩云僧樓佛火漾空潭李廣橋低積水含近日吳長元宸垣識畧云海潮觀音

寺在銀錠橋南灣又云明嘉靖碑海印寺東爲廣福觀西爲海潮寺又云西涯爲李文正故居其誥命碑陰記云吾祖始

居白石橋之旁後移慈恩寺之東海子之北余綜諸說與地址印證蓋廣福觀在今鼓樓斜街之南響開橋澄清開之西月橋今三座

橋之北海湖寺之東地名煤廠文正故第當在是廠西則爲李廣橋考孝宗時太監李廣以符籙禱祀獲寵文正疏引

唐柳泌宋郭京爲鑿有爲乞祠額者公執不可橋或廣所修造然固不必以廣名名之也余爲名之曰李公橋蓋橋實近

在煤廠煤廠爲文正誕生之地後貴顯始有賜第所云李閣老衡衡者殆卽其地帝京景物畧云李文正公祠近在皇城

迤西孝宗賜第也淶水亭雜識似有所據至于西涯則今之積水潭無疑潭卽水關在諸河極西林木叢鬱水石清幽其

先爲法華庵今建滙通祠乾隆二十六年文正公諱御題也桔棹亭稻田楊柳灣沿河遷迤皆可指識其地淨業

湖十刹海分流滙注而下歸宿于澄清開余居距李公橋不數武門外卽楊柳灣西涯則屢至其地且嘗集客賦詩繪圖

紀事然未考其始末偶過蘇齋見西涯圖借留展玩因詳辨之併補招諸君子賦詩焉始知古人之遺跡近在目前者向

皆忽而過之也嗚呼天下事之在目前而忽過之者豈獨西涯也哉

文采說

宗室裕瑞

文之采也縹緲兮算或端倪焉爛兮漫兮混成天衣無假補綴焉夫文質之賓也文之有采又賓中賓也如蚌珠腥血千百選一采每寥寥於文文非比比皆采蓋采因文斯彰而文無采不華雖腹笥萬卷記誦五車誇淹博則得矣文采一事未易問也江文通夢筆之前非無文也夢筆之後所益者采也劉舍人云聖賢書辭總稱文章非采而何夫花有質而豔者其光山有石而秀者其氣有美於此手膚領齒首眉笑盼一一合度使無胡然而天胡然而帝之神無碩人之詩也易牙善味鮮食如故也鼎鑪如故也一經調烹至味以生其三昧所自具也庸庖自恃羞錯山積珍肴海湧饗餚則悅之其知味者笑之康崑崙自詡琵琶第一段師斥其雜而帶邪令十年不近樂器然後可教此惑於政其天真有所蔽也宋人得燕石而謂連城自不知量也卞和得連城而受刑荆楚人無目也嗚呼文采一事未易問也

邪慝辨

覺羅增齡

嘗觀三代盛時其上焉者好惡必正是非必明賞罰必當其下焉者俯仰有資心思有準從違有恆嗚呼休哉安有所謂邪慝哉沿及季世邪慝出矣邪慝者蓋深窺夫匹夫匹婦之愚而易惑也而爲之先亂其是非是非亂則情理乖情理乖則亢戾生亢戾極則君臣父子之大倫悍然不顧無父可也無君亦可也夫使天下相率而入於無父無君之悖此其禍尚忍言哉邪慝之大孰有大於此者惟是邪慝必混迹庶民之內而莫可窮詰庶民遂陷身邪慝之中而無由振拔嗟乎

良莠不分善惡莫辨苟非君相之謀猷策畫長官之整飭經營將何以善其後然而正無事他求也更不能欲速也亦仍卽邪慝所惑之匹夫匹婦示以德禮勸以教誥倡率者一本諸誠意俾民耳目心思手足有所持循依從嚮往而不忍離有所維繫而不敢越雖有邪說民信之乎雖有慝行民從之乎向之邪慝有羣起而攻之耳蓋不待禁而止誅而絕也孟子所謂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夫邪慝之作其始不過一二好奇之士創論非常駭人聽聞而鄉曲小民因而篤信之且傳播之甚或附會近似假託以爲利幸也其猶未敢顯爲逆說肆行狂悖也迨其後災異流行饑民轉徙爲長吏者又不知所以安輯而鎮撫之於是邪慝從而生心乘隙煽惑誘之以利挾之以勢而所謂愚民者資其利藉其勢轉相糾結託諸鬼神咀祝讖緯之術沸揚鄉里乃競起而爲邪慝之黨羽矣當斯時也雖有良有司聽之旣有所不可禁之亦有所不能禍之積也愈釀而愈深勢之蓄也日滋而日大一旦斬木揭竿號召迫脅聚數萬衆飢寒亡命之徒而敢起與國家爲難嗟乎邪慝至此尙可言哉尙可言哉然爲之上者至是亦無如之何也不得已加之斧鉞嚴其誅夷而實而稽之皆庶民也顧死於兵者半死於刑者半泯泯芴芴誅之且不勝誅矣而謂君子顧忍而出此哉嗚呼蔓草之除無使滋也蜂螫之毒有必懲也此而翦刈之屠戮之亦誰得謂之過而今之膏干戈而斷肢體伏鑿鑕而懸彙街者伊何人夫疇非曩日安業之蒼生數十年流離之赤子乎是故邪慝之有無其事成於下而其權操於上有志

於世道人心者烏可不辨

原誠

麒麟

憧擾者心可守而壹煩曠者事可斂而約廣遠者天下可推而準是何道之從哉誠而已天惟誠故健行地惟誠故厚載日月惟誠故久照聖人惟誠故從容而化成天下故曰誠者五常之原百行之本也今夫鬼神至幽也萬物至蠢也吾智雖善燭不能測鬼之能吾力雖善役不能服物之譴然齋戒以祀百靈歆焉忘機者海鷗爲之下中孚之吉信及豚魚微誠之感其孰能與於斯或曰格神致物誠則然矣天下固有詭譎之人機械之事吾至誠以御之將坐受其困少濟以術又以敗吾誠如之何曰不然夫守經經之見而爲小人欺非誠之爲患而不誠之爲患也不誠則慢慢則志必疏誠則專專則慮必密古之人當事會紛起其竭精神役才智委曲而有成者卽其心之肫懇凝一孜孜焉以期於必濟者也何疑於不誠又何病於誠哉曰然則學者之求誠也若何曰窮理以辨其倪謹幾以察其朕持以居敬而厚其養焉培以集義而守其恆焉藏於靜驗於動發於言措於事本於一身而達之乎天下聖人所謂至誠而能化者不外是矣故曰誠者聖人之本

宋太祖顧命論

錫纘

宋太祖顧命之事先儒論之者衆鮮不以太宗爲不義者而所據僅有李燾之一說烏乎此惡可以輕信哉且夫德昭廢

死凡太祖崩後之事勿論也太祖始受杜太后遺命趙普卽榻前爲誓書藏金匱太祖愛太宗如左右手嘗偕太宗幸普第計下太原又謂太宗吾得張齊賢宰相才異時以輔汝無時不爲太宗爲天子計太宗亦事兄如事父惡有迫不及待而遽行大逆不道之事哉或曰太宗以弟乘位懼有憮人構釁于其間故迫於不得已而出諸此此必太祖信讒而後可太祖嘗與近臣言光義龍行虎步他日必爲太平天子太宗之所慮者太祖固已先慮之也雖有讒不行也或曰太祖崩太宗卽以其年改元何亟亟若是烏乎此則迫於不得已而先改元以正其統云爾況史載卽年改元者不惟太宗也且改元諸大事其奉太祖遺屬未可知也然則李燾所紀者何自昉乎曰此則當時憮人造疑似之言欲誣太宗於後世者也且其言曰燭影下晉王離席若遜避狀旣而帝引斧斲地遜避者太宗引斧者太祖卽使其言可信亦安可以弑逆加太宗乎而況其不可信乎至謂太后不公太祖不明則尤過矣后謂國有長君社稷之福其非私於太宗可知也謂之不公可乎太宗而不賢則后爲亂命太祖違之可也太宗而沈謀英斷儉勤自勵太祖願違命廢之而私其子惡得謂之明乎且不明與不孝孰大太宗之賢卽不如太祖太祖猶將教誨咨儆而授之位況其無一事不如太祖乎知弟之如己而立之惡得謂之不明乎太宗憫農事考治功慎刑納諫懼災悔過削平海內功業炳然而顧執疑似之言誣之非所以垂萬世也本紀書帝崩云爾不採當時傳疑之說蓋置諸存而不論之列漢成帝崩民間謹譁歸罪趙昭儀班史書帝崩通

鑑書帝崩云爾豈不諒哉豈不諒哉

霍光論

錫纘

史稱霍光受襁褓之託擁昭立宣不媿伊旦又謂其不學無術闇于天理噫豈有不學之伊旦哉光妻顯使醫衍進毒弑許后詔獄顯語光不發舉署衍勿論劉更生曰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光之罪浮于不學誤于不忍而實由於不斷而光危矣班超將兵西域李呂毀其擁愛妻安樂外國超聞而去其妻五倫之道有時相諄而不得並行斷于一念之去取雖古賢喆有能有不能而況于功名之士且夫忘家者忠易盡好內者害易成孫吳顧雍領尚書令封侯而家人莫知陳元達事劉淵退而削草子弟不得見後唐李存勳以位讓晉王克寧不受克用諸養子陰說其反曰妄言且斬迺爲其妻孟氏迫而作亂夫光之功名非超所敢望何論于雍而其嬪言是用且下等於克寧爲雍與元達所不爲何況于超世固有豎儒保富貴歸故鄉子若孫與太平守文之主食天下之福而戴人之患懷人之憂死人之事勇略震主功蓋天下一念差謬宗族誅夷始媿于阿衡姬公旣迺幾于桓温劉裕者所以晚蓋易全于肉食而名臣獨難女禍之中英雄亦較庸眾爲尤甚也而何責于光夫顯而敢爲大逆不道必逆知光之愛已不遽加誅禹山雲輩亦見光顯有無君之心而後動于惡而實光之不忍有以啟之不忍于人人將忍光光幸蚤死不者求死不得也石碯殺其子厚左氏稱其大義滅親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光而以好內自敗也惜哉

八旗文經卷第十終

八旗文經卷十

論辨戊

七

08480

08483

